

梵天盧叢錄

冊大



民國廿五年六月四版行印

◎ 梵天廬叢錄（全十八冊）
連史紙定價銀八元



著作者

柴

發行者

中

印刷者

華

印刷所

書

中華書局

上海澳門路

中華書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梵天盧叢錄三十六

慈谿柴 萬小林

茶

經學家以詩經中之茶字為古代飲茶之證恐非是。按華陽國志陳述其地物產已舉其有茶。洛陽伽藍記載楊元素口含水噀陳慶之云吳人之鬼居住建康旅蒲為飯茗飲作漿。又吳志韋曜傳密賜曜茶辨以當酒則飲茶當始於三國時而盛於東晉南北朝。

龍井茶

杭州龍井產茶特佳味雋氣清為宇內名第。龍井一名龍泓在

舊錢塘縣西天門山下

接天門支脈歧為二由郎當嶺而東南

至城內吳山止總名南山由天門山迤邐而西北至城內祖山

止總名北山四時多霧故然其溪水大旱不竭匯九溪十八澗之水以入錢塘江

普洱茶

普洱茶產雲南普洱山性溫味厚壩夷所種蒸製以竹箬成團裹產易武倚邦者尤佳價等金品茶者謂普洱之比龍井猶少陵之比淵明識者贊之

武夷茶

武夷山在福建崇安縣南三十里綿亘百二十里有三十六峰

三十七巖溪流繚繞其間分為九曲所謂清溪九曲也山中產
茶紅茶中最佳之烏龍即武夷山所產在崇安本境有銅觀音
鐵觀音之分而鐵觀音尤佳予居日本時有閩友持一小簍為
贈簍中裝如鵝卵大之錫瓶十具啟瓶撮葉濃香撲鼻瀹湯以
飲真茶君謨所謂味過於北苑龍團也此鐵觀音茶每年所產
不多故外省茶鋪中不易購得之也

碧蘿春

柳南隨筆洞庭山碧蘿峰石壁產野茶初未見興康熙某年按
候而採筐不勝載因置懷筒茶得熱氣異香忽發採者爭呼嚇
殺人香嚇殺人吳俗方言也遂以為名自後土人採茶悉置懷

間而朱元正家所製獨精價值尤昂已外車駕幸太湖改名曰碧蘿春。按今茶鋪中咸有碧蘿春。實鼎為多。真者十不獲一。每兩一金。

雨前

學林新編。茶之佳者造在社前。其次火前。其次雨前。社前者春社之前也。月令廣義立春後五戊為春社。火前者寒食禁火。在寒食清明之前。即俗所謂明前雨前者。穀雨前所採。不論茶產何處。率可依時稱。今江浙一帶人專以杭州之龍井茶為雨前。

謬矣

酒

造酒原始吾國所謂儀狄始造為禹所絕者不足信蓋上古之
人造獸皮為容器盛獸乳於其中荷於山羊驢馬之肩以游牧
逐水草棲息乃忽焉而獸皮器內酵母自然落下逞其繁殖又
得日光之熱遂蒸勃而發酵天然生甘冽之味成酒分試嘗其
味則甘香適口遂相率飲之此有酒之始也彼耶穌教聖經有
名舊約都士師篇云有希伯都其妻雅億兜啟獸皮而飲西西
拉將軍以乳西西拉即沈睡雅億兜乃釘殺之其事在吾國夏
和而韓靼人奇米史始行飲酒取獸乳溫水相合以為之吾國
古代何莫不然書闕難徵而理有足憑也

紹酒

今紹興酒通行海內可謂酒之正宗而亦有橫生訾議者其於紹興酒之至佳者實未嘗沾唇也世人每笑紹人有三通行皆名過其實謂刑名錢穀之學本非人人皆擅絕技而前清竟以此橫行各直都恰似真有祕傳至清末始稍稍凌夷然紹興師爺之名猶婦豎皆知也紹人口音實同鳩舌平心論之吾寧波何獨不然亦竟以此通行遠近無一人肯習京語而無不操土音者即酒亦不過常酒而販運竟徧寰區至遠達歐美非澳甚屬不可解者予謂平心以論惟口語一事萬無可解刑名錢穀則究有師傳至酒之通行卻實無他酒足以相抗蓋山陰會稽之間山水清秀而水最宜酒易地則不能為良也故他處皆有

紹興人如法製釀而水既不同味亦遠遜

清初有紹人單氏徒

居順德以釀致富者屈翁山全謝山均有詩紀之此定順德之水與紹同性矣即紹興本地佳酒亦不易得惟取販愈遠則愈佳蓋非至佳者亦不能行遠若近地則非藏蓄數年者不堪入口最佳者名女兒酒相傳富家養如初彌月即開釀敷蟬直至此女出閣即以此酒陪送則至近亦十許年其蟬率以絲繪名曰花雕今國中雖蟬無絲繪亦名花雕失之矣紹酒在南朝已有名梁元帝金樓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可證又紹酒以注孟中濃厚而色紅為尚古云玉碗盛來琥珀光是也惟作偽者多竟有用花蟬裝凡酒以欺人者凡辨酒之法蟬以輕為

貴益酒愈陳則愈縮斂甚有至半蟬都從蟬旁以椎敲之真者其聲必清越偽而敗者其聲必不揚甚有以小錐刺蟬漏出佳酒而以水灌還者視其外固是花鴨而一文不值矣凡蓄酒之法必擇平實之地用木板襯之若在浮地屢搖之則踰月即敗又忌居濕地久則酒味易變凡煮酒之法必用熱水溫之貯酒以銀瓶為上瓷瓶次之鐵瓶為下凡酒以初溫為美重溫則味減若急切供客隔水溫之其味雖勝而其性較熱於口體非宜北人多冷呷云可得酒之真味則於脾胃愈有損凡此皆嗜酒者所宜知也今醫家配藥用酒必注明無灰酒僉言惟紹興酒有灰近問諸紹友力辨紹興酒無灰其偶有灰者以酒味特醞

用灰制之非常法也語似可信

鄭筒酒

陸放翁詩長餅磊落輸鄭釀此為鄭酒入詩之始華陽風俗錄
鄭縣有鄭筒池池旁有大竹鄭人剗其節傾春釀於筒信宿香
聞村外断之以獻俗號鄭筒酒按今日鄭筒酒之行於外省者
乃以小口扁餅貯之每餅裁有酒斤訛名貴異常酒味略似江
南之竹葉青而加清香

燒酒

今之酒徒稱酒為天祿憎酒者又呼酒為黃湯不知其義古亦
無可考按古人但稱酒為杯中物無咎無譽最為質實先君

子好飲能飲紹興酒二十許而予乃滴滌不沾唇偶有賓朋宴飲從俗酬酢亦不能盡一小節昔吳衍戒飲阮修以奉毆其背曰看看老逼癱漢忍斷杯中物耶有舉此見嘲者謝之而已陶淵明詩大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孟襄陽詩且樂杯中物誰論世上名杜少陵詩賴有杯中物還同世上鷗又忍斷杯中物祇看座右銘高達夫詩長歌達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外名知自古名流皆不能忘情此物者故口吻如一非必有故實相傳也今世燒酒之名古無可考禮酒清白謂酒有清酒白酒也梁武帝詩玉盤著朱李金杯盛白酒則酒雖白而未必是燒酒白香山詩燒酒初開琥珀香則雖見燒酒二字而酒色紅麁亦非

今之所謂燒酒。今之燒酒。依東坡言。唐時酒有名燒春者。即是元人謂之汗酒。下思義有詠汗酒詩。李宗表稱阿刺古酒作歌。云年深始得汗酒法。以一當十味更濃。則真今之燒酒矣。今人或謂之氣酒。各地皆有之。而以今泗陽西北白洋河鎮之高粱酒為最佳。至北方之沛酒。汾酒。潞酒。亦皆高粱所釀。而水味不同。酒味亦因之各判。嘗聞日本人言。中國有一至寶。而不知人。人服食。詢之。即謂高粱燒酒也。並教人服食之法。須於每夜亥子之間。從矇朧睡夢中起。服此酒一杯。以薄布佐之。服畢。仍復睡去。大有補益。特不知有人能試行之否乎。

屠酥酒

屠酥為今人歲首爛用之詞。四民月令曰。元日飲屠酥酒。其次第當從年最小者起。蓋後漢李膺杜密均以黨人繫獄。值元日於獄中飲酒。印。元旦從小起。則此俗尤古矣。又時鏡新書曰。晉海西令問董勛。印。正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少者得歲。先酒以賀之。老者失歲。故後飲酒。又唐人詩中寓此意者甚多。可以考鏡古風俗也。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又白詩云。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顧況詩云。還丹寂寥羞明鏡。手把屠酥讓少年。裴夸直詩云。自知年歲偏應少。先把屠酥不讓春。儻更數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他人。蘇東坡詩云。但

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酥。則宋人尚沿此俗也。屠酥本草名。一作屠蘇。又作酴酥。又作屠臘。昔人居屠臘屋以釀酒。故名。又今人席上搆拳。以三拳兩勝者為勝。其義亦古。蓋即禮所謂一馬從二馬之說也。而後人所謂籌馬。趁馬。字本意亦即出此。

祀神酒

以酒祀神。後味必變淡。俗謂經鬼神飲過。故然。其言殊不達理。酒味類麌。祀神酒必先煮熟。注杯中久。其麌味以熱蒸發。即隨氣騰空。乃至無味。即宴客之酒。以其賸者復煮。亦然。客亦豈是鬼神耶。

蒙花藥酒

清代囚徒之犯大辟者。思刑戮痛苦。往往私賄獄卒。取蒙花藥酒飲之。至於不識不知。則受刑時絕不覺痛楚。酒一瓶。獄卒有需索至數十金者。實則酒非甚異。乃以風茄為末。投常酒中飲之。即睡去。須酒氣盡。乃寤。風茄產廣西。土人謂之顛茄。甚易得。司馬溫公涑水紀聞云。杜杞在廣南。誘宜州蠻數千人。飲以曼陀羅酒。醉而殺之。明魏濬嶺南瑣記云。予官農部河南司時。一日曹事畢。遣吏承印還寓。途遇一人。引去他處。飲以酒。吏即昏迷若癡。及覺。印為盜去矣。數日捕得盜者訊之。云以風茄末投酒中飲之。即睡。問何從得之。云此廣西廉市之棋盤街粥雜藥。

者土人謂之顛茄。顛猶風也。一名悶陀羅。由此觀之。此種藥酒由來已久。張華博物志所載之中山千日酒。殆亦此類。本草。曼陀羅花。一名風茄兒。一名山茄子。生北土。一年生草。莖直上。四五尺。葉作卵形。常有缺刻。夏日開大紫花。有漏斗形之合瓣花冠。邊緣五裂。實為裂果。面生多刺。有奇毒。以其葉雜於草中同吸。能止咳。嗜過量。則能致死。是所產亦不限廣西也。又鬧羊花入酒。其效與曼陀羅同。

毒酒

嶺外人有釀毒酒者。取蛇虺、蜈蚣、蜥蜴、螻蟻、蝶粉諸物雜投酒中。一年後酒色殷紅。異味觸鼻。若陳年珍珠酒飲之。可治瘋癲。

釀此者非一家而馮了性有名於世聞馮氏之先有患瘋癱而骨節痠痛者夜眠渴甚思牀下有罌酒於暗中以杯取飲之明日全身骨節筋肉蒸熱奇痛不可少忍家人問故以實告出罌視之中有蝮蛇一蜈蚣三他毒蟲甚多則相率飲泣以為不可救藥矣乃至夜飯後其人身痛尤甚全身出汗如雨子亥之交汗漸止痛漸減又明日而瘋癱盡愈矣於是悟毒酒能祛瘋癱如法製釀設肆沽售竟行銷國中不知其初固無意中獲之也予謂人間有一病必有一藥本草漏載何止千萬即如血蟲治咯血其效如神而本草不錄諸書亦未記血蟲者人血所化凡戰場法場殺人最多之地生之蟲長不過半寸頭赤身白穿穴

而居。穴細如香眼。深二寸。許蟲居穴頭向上。摘細草入穴釣之。
蟲齧草隨出。取二十一尾於淨瓦上炭火焙枯。攬入清酒乘熱飲之。咯血遂已。

婪尾

曩於酒肆見春濃婪尾之額。不解所謂。後閱容齋隨筆。見其引白傅元日對酒詩云。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又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又歲暮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餳。及觀石林燕語。言唐人於藍尾之藍字作啉。此出於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連飲三杯。謂之婪尾。蓋以末座遠酒行到常遲。連飲三杯以慰之。故以啉為有貪婪之意。東坡仇池筆記之說略。

與此同清異錄。唐末文人有謂芍藥為婪尾春者。婪尾酒乃最後之杯。芍藥殿春亦得是名。傳諸今日。尚有遲到三杯之語。亦婪尾遺意也。而郎仁寶云。藍者濶也。說文。濶。淳澀也。淳澀者。渾濁也。則藍尾又殆如今語之酒腳。始知流俗承用之字。多有所本。非漫然杜撰也。

酒帝

顧嗣立。字伏君。長洲人。博學有才名。尤工詩。所居秀野堂。嘗集四方知名士。觴詠無虛日。風流文雅。炤映一時。家有古酒器三。大者受十三升。餘各遞級。秀野署門曰。凡酒客過門。延入與三。御詰。朝相見。決雌雄。蓋終厥身無與抗者。故一時有酒帝之目。

詩有秀野集。問邱集。

酒胴肚

俗稱釀酒者曰酒胴肚。胡三省通鑑注。酒翁釀酒者也。今人呼為酒大工。大作情音。故致譏俗。

飲飯

曾文正公食飯好和湯。李文忠公戲之曰。如公所餐。豈非飲飯乎。文正大笑。予按飲飯正堪對食酒。漢書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注謂飲深也。

餐白飯

有張某者。忘其名。晨起必即餐白飯四碗。無他品佐食。丹徒名

醫曹汝金亦餐二碗四十年未斷據謂補益勝於參芪此二人皆老而彌健後閱曹文正公家書教子亦以此法

鑊焦

鑊焦者煮飯已熟貼鍋焦黃脆硬之飯片也吳人謂之飯匙北人謂之鍋巴食之順氣助消化去胃瀆長筋加功益甚大

臘八粥

吳俗十二月初八為臘八僧尼每先日令比邱出募米粟謂化臘八是日民家皆煮粥為食雜以果品奢儉各殊按夢梁錄十二月初八僧寺送七寶五味粥謂之臘八粥是宋時已行之又西湖游覽志言十月八日以白米和胡桃榛松作粥謂之臘八

粥。俞曲園援引月令左傳十月為臘。以十月八日為臘。八猶為近古。則臘八竟有二也。

下飯

過庭錄。王子野羅列珍品。謂水生曰。何物可下飯乎。生曰。惟飢可下飯耳。朱子語類。文從道中流出。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吾鄉謂菜餚曰下飯。本此。若吳人直曰小菜耳。

餅

事物紀珠。蒸餅。秦昭王作宋。吳處厚青箱雜記。避宋仁宗諱。內庭呼蒸餅為炊餅。續漢書。漢靈帝作麻餅。庶物異名疏。干寶周禮注。祭用麯餅。晉呼為環餅。荆楚歲時記。伏日作湯餅。唐人謂

為不托。今謂之餠。名義考。凡以麵為食具者。皆謂之餅。以火炕曰爐餅。有巨勝曰麻餅。即今燒餅。以水淪曰湯餅。又曰煮餅。即今切麵蒸而食者。曰蒸餅。唐曰籠餅。即今饅頭繩而食者。曰環餅。又曰寒具。今之饊子。饊盤也。

光餅

倭寇之禍。與明室相終。始江浙閩粵魯直諸省沿海。均被蹂躪。至萬曆季年。戚繼光俞大猷諸將奮力防禦。倭氛乃漸衰息。今江市中有光餅。其形如鵝眼錢。或如小燒餅。以線貫串之如鐵餅。黃色。相傳為南塘禦倭時所作。以餉士卒者。婦孺咸樂道之。至今不稍衰。吾鄉亦有光餅。惟不綫串耳。清代錢塘吳中林為。

詩紀之云餅師曉熟紅爐炭。光餅羅羅出火燒。初麪穿破沈郎
錢。還如壓扁韓嫣彈。聞昔南塘戚將軍。禦倭遠走東海岸。三軍
千里裹糧來。徵發往往誤朝鑾。特作此餅散軍中。一串隨身挂。
鎧鉗干戈衝斥任鯨吞。臨陣含哺和血汙。身經百戰兵不飢。士
氣激發倍驍悍。以此克奏保障功。東南半壁推屏翰。將軍去今
二百年。餅式依然傳里閭。此餅因冒將軍名。婦豎知名日相喚。
我生太平不知兵。出謀不啻肉食漢。朝未市得數十枚。一時恣
啖早過半。朵頤最喜得真味。入座無事求鹽蒜。有時為客添肥
甘。裹食呼童割臘肺。飽餐閒聽餅家謳。鼓腹游行樂無算。走筆
書成光餅歌。饅經補作新公案。

大餅

今北人所食有大餅者。其餅實不甚大。長不過五六寸。廣裁二三寸耳。聞中讀孫光憲北夢瑣言載大餅事云。王蜀時有趙雄武者。衆號趙大餅。累典名郡。為一時之富豪。嚴潔奉身。精於飲饌。居常不使膳夫。六局之中。各有二婢執役。當廚者十五餘輩。皆著窄袖鮮潔衣裝。事一餐邀一客。必水陸具備。雖王侯之家。不得相仿焉。有能造大餅。每三斗麵。擀一枚。大於數間屋。或大內宴聚。或豪客有廣筵。多於眾賓內獻一枚。裁剖用之。皆有餘矣。雖親密懿分。真知擀造之法。以此得大餅之號。按餅大如此。真可空前絕後矣。

餛飩

餛飩者薄麵裹肉或蒸或煮而食之。眾經音義引廣雅餛飩餅也。齊民要術有水引餛飩法一作餰飩顏之推曰今之餛飩形如偃月天下通食者也。餛飩之言侃也程大昌演繁露謂是虜中渾氏屯氏為之恐非北戶錄注引齊民要術作渾也字苑作餰飩集韻類篇引廣雅作餛飩當以餛飩為正嶺南風俗好食餛飩十月旦率以扇一柄相遺書塾中以喫餛飩為題故謠云踏梯摘茄子把扇喫餛飩太倉志六月六日家家食餛飩物類相感志有蛤蜊餛飩癸辛雜識近傳浦淑富家楊氏嘗宴客作蟛蜞餛飩程史淳熙丁未高皇聖壽踰八旬矣一日進餛飩

覺胸膈欬塞。東京夢華錄。食店有菓子餛飩。山家清供。采筍蕨嫩者。各用湯焯。以醬油料酒和匀。作餛飩供。劉禹錫法製樗根餛飩皮。治痢及腰痛。餛飩之類亦多矣。

饅頭

今屑麵發酵蒸熟。隆起成圓形者。謂之饅頭。集韻。饅頭餅也。正字通。饅頭。麵食也。饅。開首者。曰橐。駝臍。吳下呼。饅。饅。讀若。嘴詐。言熟食之肥也。長曰。繭。斜曰。桃。事物紀原。諸葛亮南征。將渡瀘水。土俗殺人首祭神。亮令以羊豕代。取麵畫人頭祭之。饅頭名。始此。初學記作曼頭。夢梁錄作饅餠。七修類稿謂本名蠻頭。則仍以孔明事附會之。今之三國演義宗其說。流俗皆知有此故。

實實則讞言也。晉書東晉傳。曼頭薄持入餅餌。若夫三春之初。陰陽交際。寒氣既除。溫不至熱。於時高宴。則曼首宜設。大約漢以來。以此為祭享之品。而饅字不从食。古之饅頭。乃與扁平之餅相似。不如今之隆然而高者。東原錄。樞密學士張公奎嘗言。頃在疾告。既愈。仁宗問因何得疾。公曰。因食饅頭。仁宗曰。饅頭豈是多食之物耶。燕翼貽謀錄。仁宗誕日。賜羣臣包子。包子即饅頭也。兩事合而觀之。足發一噱。陸游南唐書雜藝傳。某御厨烈祖受禪。御膳宴設賴之。其食味有鷺鷥餅。天喜餅。駝蹄餅。春分餸。密雲餅。鑄糟。瓏璁餸。紅頭簽。五色餳。餠子。母饅頭。舊法具存。按子母饅頭。殆是今日南方之大饅頭。及湯包。然亦未敢。

確斷也。吾國饅頭以江蘇嘉定縣之南翔鎮為最有名。清宋琬安雅堂稿有詩紀之。而在北方則以無餡者為饅頭。有餡者為包子。鶴林玉露有士人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曰。妾乃包子厨中縷葱綠者也。可見包子之有餡。南方則饅頭包子不分。吾鄉於二者之分別又有不同。嘉禮吉禮用包子。極大者曰油包。其餡或以猪油夾糖霜。或用豆砂。或用赤糖。小者曰對包。餡尤精美。狀均微隆而圓。凶禮或敬神用饅頭。狀與包子同。惟餡皆淨素。二者亦究難細辨。其糜豚肉為餡者。小如對包。而頂則特穹。謂之肉包子。不常見也。

糓

糓一作粽。以箬葉裹糯米蒸煮熟之。形如三角。古用黏黍。故謂之角黍。一曰飯筒。東坡詩。飯筒仍閑愁。又飯筒纏五采。齊諸記曰。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筒貯米。今市俗置米於新竹筒中蒸食之。謂之裝筒。其遺事亦曰筒糓。放翁詩。白白餐筒美。注蜀人名糓為餐筒。則糓一物而六名。吾鄉縫巾為長袋。中實糯米。蒸而熟之。則成圓筒形。去巾分食。謂之袋頭糓。尚是飯筒餐筒之遺。而知者甚少。

糓

糓粉餌也。俗稱糓子。亦作粵。國中不論南北皆有之。白居易有

寒食過棗糲店詩。則唐代已有售此為業者矣。今人謂大者乾者為糲。小者及湯煮者為丸子。為消夜。名柂視地而異。

豆腐

豆腐古謂之菽乳。以黃豆為之。造法水浸磨漿。濾去滓。煎成漬以鹽鹵。汁就釜收之。又有入缸內以石膏末收者。相傳為漢淮南王劉安所造。究亦莫得而考矣。宋朱文公詩種豆豆苗稀。力竭心已傷。早知淮南術。安坐獲泉布。元虞道圓豆腐三德贊。肘後服玉舊有方。蓋亦用淮南王事。故有肘後服玉之謠。清代某科試題有來其賦。以製昉淮南贊傳。虞集為韻。查慎行敬業堂集有豆腐詩。和楊芝田宮坊四首之二。來其鄉味君休笑。三

德虞家有贊臯原注事見虞伯生集陸放翁以豆腐為黎祁見
劍南稿來其黎祁一聲之轉耳相傳朱文公不食豆腐以為初
造豆腐時用豆如干水如干雜料如干合秤之共重如干及造
成後往往溢於原秤之數格其理而不得故不食今夫重荒絕
域莫不食豆腐者其養人幾與菽粟同誠以不費而益人大也
且凡遠客之不服水土者服此即安誤飲鹵汁致死服豆浆即
愈是又可當藥物矣惟其烹調之法則精拙懸殊有不可以道
里計者宋肇西陂類稿有恭紀蘇撫任內迎鑾盛事云某日內
臣頒賜食品並傳諭云宋肇是老臣與衆巡撫不同著照將軍
總督一樣頒賜計活羊四隻糟雞八隻糟鹿尾八個糟鹿舌六

個鹿肉乾二十四束鱠鯉魚乾四束野雞乾一束並傳旨云朕
有日用豆腐一品與尋常不同因巡撫是有年紀的人可令御
厨太監傳授與巡撫厨子為後半世受用等語今人率以豆腐
為家廚最寒儉之品不知直上關君主之注重且恐封疆元老
不諳烹製之法而鄭重以持之如此惜此法不傳於外不能供
吾等一朶頤耳

涼

周禮六飲水漿醴涼醫酏注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玄謂涼
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按內則名涼為濫後鄭云紀呂之間名
諸為濫諸即桃諸梅諸之諸猶今夏日所飲之糯米菉豆湯以

果脯之屬和之者注疏涼作凍

涼粉

江浙人炎夏必食涼粉。蓋取草熬汁。其草名鬼饅頭。以布澄濾。渣滓而和以未熟。傾於器中。候冷則自凝結如玄冰。和飴糖食之。冷如齧雪。熱中者頓覺肺腑皆清。然其性甚寒。不甚強健之人多食。每易致斃。其以荸薺汁所製者。吳中亦有之。名荸薺膏。其以石花菜所製者。吾鄉有之。名冰石花。沁香清涼。與涼粉略同。而性較和。苟欲食。彼不如此也。嘗考古人食品中有所謂冷淘者。疑即今涼粉之類。少陵有槐葉冷淘詩云。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厨。新麵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趁過熟。加餐愁欲無。

碧鮮俱照。筋香飯薰。包蘆經齒。冷於雪。勸人投比珠。味詩意。固即今涼粉無趣。則其未固遠。廣東羅浮山有涼粉草者。莖葉秀麗。香猶檀藿。以汁和米粉煮之。止飴名仙人凍。山人種之。連畝當暑售之。此草又與江浙所有者不同矣。

油炸檜

舊云。浙人惡秦檜。因溲麵狀檜。投諸鼎鑊。食以洩憤。名曰油炸檜。猶墓前鐵像也。千秋信史。忠奸昭晦。而獨於檜尤為後人痛忌。何耶。檜今作膾。遂渺知其原始者。

知稼糕

光緒某科會試及第者賜糕。名曰知稼糕。純以喬麥為之。味殊

惡不可下咽。雖總裁同考官皆須食之。蓋令衆富貴勿忘稼穡。意甚深遠也。

巴兜米

汪稼門知伊桐城人。乾隆五十二年署蘇州府知府。偶見吏役食玉蜀黍。問是巴兜米否。吏役跼蹐不知對。汪即奪而細審之。曰。果是也。自是日必命吏騎二三支。雖後至開府亦然。呼玉蜀黍為珍珠米。則常聞之。巴兜米卻未之知也。

黑米

江蘇太湖廳歲饑。餉於山中得黑米。不知何年代窖藏地中者。綿延數山址。不可勝計。全活窮民無算。大吏入告。並以未進清

穆宗作詩紀其事。凶少許藏之。未中邊齋點而不朽腐。猶有味。
婺源戴秀才冕家嘗於園中治地。亦得黑米數石。云以治膈症。
無不效者。光緒甲辰清明節後。蘇州閻門之南童子門喧傳地
出黑米。好事者持畚鍤掘取甚夥。時予十二歲。在私塾中受書。
聞之。詭言請於師而出。往取之。盈囊而歸。睇視其粒。確為未粒。
入水即沈。薰之不焦。研之細碎如炭屑。絳忽喧傳是米可治傷
寒。於是翻石檢土。粒米皆視為至寶。予母適患傷寒。請西街
曹滄洲先生診治。曹處方於諸藥外。另批加新出土黑米七粒。
如方服之。疾以漸愈。亦異聞也。無錫先有是米。竟可成飯。色黑
而性黏。如菰米。但乏光澤。按爾雅釋草注。漢和帝時任城生。

黑黍或三四實。實二未得黍三斛八斗。是黍為未屬必種而後得。今此則出於泥土中。形似未而實同沙碑之類。詩生民篇疏引孔叢子云。魏王問子慎曰。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乃云天雨反以七國何也。曰。自古及今未聞天下穀與人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穀以利天下。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降祥也。若然則蘇州閻門及無錫之黑未其必與太湖廳之黑未同。為前人窖藏。或以火災壓埋地中。歲久而至此耳。

糖

唐以前中國但有餳糖。即以麥中所得之膠質變成者。今之麥芽糖是也。至唐貞觀間遣使至天竺摩揭陀國。方得熬蔗糖之。

法見唐書。宋王灼撰糖霜譜一卷。沈存中為之序。首叙唐代糖霜緣起。次考古來已有糖霜。次種蔗之法。造糖之器。次結霜之法。次糖霜雜事。終以辨糖霜性味及製食之法。論糖霜莫詳於此書矣。

梅乾菜

江浙間梅乾菜為佐簋良相。暑天熟食物隔宵即餽。惟梅乾菜煮肉可存三四日。亦奇製也。初謂此惟江浙有之。不知廣東潮梅間居然間佐盤盒以進。已異江浙風味。何竟新鉢南去。詢諸潮梅人。始悟梅乾菜原倡製於梅州。製法以芥菜雜鹽稍煮出金臘乾。再入金炙。以糖料再臘。再乾。遂成乾菜。梅益以誌創地。

也

檳榔

檳榔食之可辟瘴癘。有健胃利尿強齒之效。故閩粵人皆嗜之。無事即齟檳榔。齒牙盡黑。樹高三丈餘。葉為羽狀複葉。小葉之上端作齒齒狀。五年始結實。實成房出於葉中。每房簇生數百形如橄欖而略大。亦有如榛栗者。剥其皮。狀如肉荳蔻。有紫櫻色紋。羅羅可觀。江浙諸省往往切片置糖果中。並不食之也。

鼻煙

漁洋山人云。呂宋國所產煙草。名淡巴菰。又名金絲薰。近京師人製為鼻煙。云可明目。尤有辟疫功。以玻璃為瓶貯之。瓶之形

象不一顏色亦具黃白紅紫黑綠諸色白如水晶紅如火齊極可愛玩以象齒為匙就鼻嗅之還納於瓶皆內府製造民間或仿而為之終不及按漁洋之言誤矣鼻煙不於清代康熙間始有之論鼻煙書莫詳於趙之謙之勇盧間語間話云鼻煙來自大西洋意大利亞國明萬曆九年利瑪竇汎海入廣東旋至京師獻方物始通中國清初西洋人屢以入貢朝廷頒賜大臣率用此印光住澳門紀略云澳門食貨有鼻煙上品者曰飛煙猶麵之有飛麵言其細美也稍次則鴨頭綠色厥味微酸謂之豆煙紅者為下又澳譯澳門鼻煙曰布輝路盧而西洋謂之士拿至鼻煙瓶舊固以五色玻璃為之其後改用套料更有兼套至

四五米者雕鏤皆極精以瓶底題有古月軒字者為最著名其後以美玉及寶石為之然賞鑒家仍以舊製之玻璃者為上也今則吸鼻煙者已稀若晨星而瓶亦不常見知

喫白肉

清代新年朝賀每賜廷臣喫肉其肉不雜他味煮極爛切為大瓣臣下拜受禮至重也乃滿洲皆尚此俗每至夏曆元旦家宴時先陳白肉一盤其子姓卑幼各以一瓣進於尊長尊長食其下依次徧食以多為貴喫白肉畢而後進各有饌俗稱一歲之中健康與否皆於元旦喫白肉時卜之食多則常保安全否則不然年老者更於此驗之親友入門賀歲各問長老元旦喫肉

若干其老者即食肉不多主人亦飾辭以對親友則深致賀辭焉。又滿俗有婚喪事宴客無雞鴨魚鮮等品四碟八簋為纏為歲為醯為羹純係豕肉別無薰味酒始巡必先進白肉一器其崇尚之如此然此指在野之俗而言若縉紳之家酬酢往來率皆珍錯羅列其喫白肉之例則惟於家宴時有之。

頭魚宴

滿人祭神頗為虔敬歲臘設祭祭品中必擇時鮮平時遇有時鮮亦必先供其宗祖及室中諸神而後自食或再邀親友共嘗夏秋之際鮮魚上市爭購薦新祭餘必有宴而春初冰解時之頭魚宴禮尤隆重蓋冬季新春江河冰合市上絕少生魚然水

底不凍魚類悉潛聚於下當結冰厚時鑿之不易必時近春分
冰層漸解漸薄捕者乃於冰上鑿一孔以長竿攬之魚聞水聲
又見天光即羣聚水面掠取甚便居民有自捕者有購諸漁戶
者烹之味鮮美無比此時親友彼此招飲殆無虛日至土著之
黑斤人夏時青黃魚或冰解獲鮮魚則焚香於神前供獻叩禱
如禮考金代頭魚宴鑿冰取魚飲酒為樂此制益由來久矣又
滿俗臨食飲酒必以指蘸酒滴於桌者三曰敬天敬地敬祖畢
而後敢自飲亦頗合古訓每食必祭之義也

潘清渠

世界有饌無有如我國之多且佳者晉何曾有安平公食單唐

韋巨源有燒尾宴食單。鄭望有膳夫錄。元和斯輝有飲膳正要。清袁枚有隨園食單。綜而計之。饌食之肴已不下千種。而南人之所嗜。北客之所好。山珍海錯。鳥獸草木。為吾人所食而尚不登著錄者。何限。故李文忠公一至歐美。携厨同行。外人嘗之。永水流洒。至今而李鴻章麵。李鴻章雜碎。行於海外矣。吾郡所食鮮亮介蛤。多於獸肉。菜饌名稱。亦至特異。深究膳經者。尤往往自出機杼。烹鮮魚醃。為天廚所未有。潘清渠邑中車駕人也。與半浦鄭添餘。姚黃宗羲。同事蕺山劉先生。甲申後。杜門卻掃。不與戶外事。一意園林飲食之奉。著有饗飮譜。言甘旨之事。予嘗一見是書。首有潘自序。其品目水陸珍錯。至瓜蔬菜蔬。凡四百

一十二有花美比目梅油豚龍眼蹄膀大脆
羹二脆羹羊舌腊
童牛膾鴛鴦脊鷄子鵝掌湯八寶兔南炒熊掌北煨熊掌粉鵠雁
絲鹽鹿兜假猩唇鮀魚清湯銀魚餅鵝毛腿湯蘭胡燂
燂肚彭越餌鯪蛤蜊炊餅桃花土蝶炊餅等奇名皆新穎可入
詩詞譜末附南雷一帖云併和鵝毛腿湯蛤蜊炊餅謹皆拜受
山齋久僑至此殆若暴富清河王八盤十五盞何足道哉蘭胡
燂肚應將何製法可宣示否茲有蝤蛑粥一甌即以報答以補
食譜之缺冲印云云按鮀魚即河豚鵝毛腿即海蠶爾雅作鰐
鰐海小魚也蘭胡一名彈塗以跳躍取名似小鰐土人芼以米
脯辣煮之醒酒然雖細物以孟獲活者數百於地旦起發覆視

之駢首俱拱北略無參差烏鰌一作烏賊即墨魚亦名算袋魚
本草云鷁鳥所化彭越小蟹也爾雅名彭蠚一作蟛蜞蘆山寺
志曰是漢高祖臣與韓信同死者越以醢死其肉化為小蟹故
即以名之皆屬胡言

食量

今人食量日只數合至於一二升足矣。健食之人。予尚未見。宋
書劉勔傳淮西人賈元友請北伐。勔議曰二萬人歲食米四十
八萬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斛。予按此籌計是一人日食
米六升六合有奇。此尚尋常人所啖。使大腹皤皤者食。定不止
此可見飲食之量。今不如古也。相傳清初徐健庵食量最宏。在

京師數十年無能與之對壘者。及解組言歸，諸門生醵資餞之。
謂將供一日醉飽也。安一空腹，銅人於座後。凡健菴進一觴，則
亦傾一觴。盡一椀，則亦傾一椀。於銅人之腹，至有藏羹湯，皆然。
銅人腹因滿而倒換者已再。健菴尚健啖自若。乃歎李太白飲
酒至於三倒，銅人之說為不誣也。於乾隆年間，則首推新建曹
文恪公秀。先次則達香圃宗伯椿。人言曹肚皮寬鬆，必摺一二
疊，飽則以次放摺。每賜喫肉，許王公大臣各携一年腿，出率以
遺之。曹之轎箱為滿，則取置扶手上。以刀彎切食之。至家轎箱
之肉已盡矣。香圃家甚貧，每餐或不能肉。惟買牛肉數斤以供
一飽。肉亦不必甚爛，略一沸而已。香圃人極儒雅，惟見肉則喉

中有聲。如貓之見鼠。都又加屬焉。與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風俗。凡親友壽辰。必以燒鴨燒豚相餽。遺香圃生辰。餽者頗多。是日。但取鴨切作方塊。置大盤中。宴坐時。以手攫啖。為之一快。故香圃生辰。年必舉行一二次。有大生辰。小生辰之分。大生辰於本是生辰之日行之。小生辰則隨意舉一日行之。為燒鴨燒豚也。

白席

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云。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鄆。赴一姻家禮席。偶取盤中一荔支。欲啖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喫荔支。請衆客同喫荔支。

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自席者又曰。資政惡發也。卻請眾客放下荔支。魏公為一笑。惡發猶云怒也。予按此種陋俗。在今之河南已早不聞。大抵因魏公之惡發而後革除者。而麻陽縣之唱席。則猶是白席之遺。清道光時。錢塘梁紹壬著兩般秋雨菴隨筆。曾記之云。湖南麻陽縣某鎮。凡紅白事。戚友不送一套禮。只送分金。始於一錢。而極於七錢。蓋一洋之數也。主人必設宴相待。一錢者止准食一菜。三錢者三菜。五錢者偏肴。七錢者加簋。故賓客雖一時滿堂。少過一菜進。則堂隅有人擊小鉦而高唱曰。一錢之客請退。於是紛然而散者若干人。三菜進。則又唱曰。三錢之客請退。於是紛然而散者又若干人。五錢以上不擊。

卷三十九
而客已寒寢矣。按當擊鉦時，擲箸而起之客，不知將如何忸怩。
又若唱退而不退，則又將如何？待客如此，真古今中外未有之
奇聞矣。

禽行

禽行者，職庖厨之業，精割烹之術，稱其類名也。俗稱之曰廚師。
傳又如俗稱僧，不稱大和尚，稱大師傅者同。禽行命名取義，其
所由來，大抵源流於五行星命之學。按五行家有龜經，星命有
十二禽禽屬，及三十六禽演禽等說，雖曰有所傳會，其命名非
杜撰也。庖厨有龜，龜者三合土成之，何謂三合土？泥塊流沙石
灰是也。故龜下土一名淨土，入藥見本草綱目回祿之神託於

龜龜為五祀之一。黃帝作龜死為龜神。古周禮說祝融為龜神。所謂媚龜者多神教之始也。龜需於酒食故龜突炎上鑽燧取火。始文化而食酒在酉部不入水部酉字象形為壘易水火未濟卦上九有孚於飲酒無量不亂失是有戒觀我生矣。有孚惠心作器也有刀俎鼎鑊之屬合金器也五行具備矣。星家談命知生死定吉凶柱干支分星野推律呂應宮宿禽屬演禽之說王充論衡亦詳說之。故禽行即據之為名。豈只禽字訓為鳥獸總名便可謂進學喻解或謂禽行為禽為肉食者縱口腹所大欲故名不可以為訓考禽字从人从宀从乂斜十字也斜十字讀曰乂尚書俊乂在官尚賢也从口張口也从宀內从△△盧飯

器也。執其端，廣其義。又從而為之辭曰：禽也者，人類持按進食之相也。民以食為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立命順受其正。禽行以禽鳴。蓋取諸此。禽行正名既言之矣。組織者何亦可說也。禽行者有內行外行之別。外行姑略不具論。內行有掌。有掌案。案有甲乙兩種。甲曰紅案。配搭菜碼。明辨其畏忌反毒之性。密察其新鮮餒敗之質。宜其精細審其色臭。乙曰白案。凡蒸食。茶點之類皆屬之。有學徒有打雜。此以藝術分職者也。曰小喫。曰便飯。曰零飴。曰全席。此以事功稱能者也。晉魯川滇豫粵蘇浙等省食各有味道。菜各有拿手。人各有異處處不同。粵師不為豫菜。匪特自鳴擅有專長也。益亦固守其常。以藏其拙。即使

有時不幸失業。絕不篡竊同鄉。當今之位。貪為己私。如館主人。
有請而復都必善為辭。而長揖以見拒也。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興讓興仁。雖甚盛德。其義以加乎此矣。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此外尚有行規。足資筆載。即禽行失業。趁市待顧是也。但趁
市待顧。請業得與弗得。殊在不可必之列。得業矣。短工易而長
工難。短工按日計直者實多。長工按月計直者殊少。也作短工。
終日或數日畢事不等。工直貴賤。視手藝高下為殿最。次者以
序類推。每況愈下。如係高手。每日銀蚨二。猶不足。如係下手。亦
不過曰打下手而已。俗有稱之曰力笨刀者。則外行之謂也。趁
市所執利器。有三事焉。一曰菜刀。二曰漏勺。三曰代手。即揩油

布意曰表見其為廚師傳云耳流楷移人甚哉

食狗

懷遠縣北鄉有孫某者。夙喜食犬。後得一疾。兩股生水泡。痛且癢。爪傷處有物。如蠕蠕動。大於虱。四足一尾。絕類狗形。大懼。遂永不食狗。半年後始瘥。

吞鐵

太平軍中陳玉成有一部將不食。三日不飢。食則兼十人飯。能吞短匕首。格格數聲。已碎爛下腹矣。大解時。祇見鐵屑。閃爍董坑中。異哉。

嗜好不同

國人嗜好不同。述之頗饒趣。如蘇人喜食甜。無論烹調何物皆加以糖。鄞人喜食臭。列有滿席。非臭豆腐臭鹹鴨即臭魚臭肉也。贛人楚人喜食辣。苦每食必列辣椒一器。有所謂舌瓜者。其苦如荼而甘之若薺焉。魯人好食辛。常取生葱生蒜生韭菜等夾於饅餅中食之。晉人喜食醋。有家藏百年以前者。其寶貴不亞於歐人之視數世紀前之葡萄酒也。粵人嗜好最奇。貓鼠蛇豸皆視為珍品。酒樓菜館有以蛇鼠作市招者。鄂人喜食蝎子。捉得即去其毒鉤。以火炙而食之。云其味之美。逾於太羹。前清時襄陽某關兼課蝎子稅。又魯人亦食蝎子及蝗蝻。常去其頭。於油中炸食之。謂有特異風味。而潮州人尤奇。常取鮮魚。鮮

肉任其腐敗。自生蛆蟲。乃取而調製之。名曰肉芽魚。芽謂為不
世之珍。又舊籍所記前人特嗜。真有與俗異鹹酸者。明謝肇浙
五雜組。張懷甫嗜服人精明。趙禪嗜女人月水。清盛世荃近事
異錄。田監生喜舐娼妓穢處。錢爾興喜飲月經水。張學究喜食
遺精。以予所聞。則左文襄公亦喜食女人月經水。近年謀刺宋
教仁之洪述祖。亦喜舐女人陰戶。女人當之者。魂銷骨軟。陰精
大泄。洪乃吸而食之。此乃人中禽獸。不可復以常理論矣。

食人

應劭風俗通曰。人相啖食甚於畜生。予讀史乘而信斯言之不
謬也。三國時吳將高灤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

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後周嶺南首領陳大光設客令一袍袴行
酒。光怒令曳出遂殺之。須臾爛煮以食客。後呈其二手客懼。攬
喉而啞。秦苻登每戰殺賊名為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勦暮便
飽食肉。何憂於饑。士衆從之。啖死人肉。輒飽。隋朱粲有衆二十
萬。剽掠淮漢間。軍中乏食。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啖之。曰肉之美
者無過於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愁無食。置揭磨寨大鍾可二百
石。煮人肉以餒賊。及降唐段確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啖人。人作
何啖粲曰。啖醉人正如糟彘肉耳。遂殺確烹食之。深州諸葛昂
性豪俠。渤海高瓚聞而造之。先令愛妾行酒。妾無故笑。昂叱下
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錦繡。遂擘脣肉以啖瓚。

諸人皆掩目昂於乳房間撮肥肉食之。盡飽而止。唐武后時。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並殺之。水銀和煎。并骨銷盡。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牆而遁。以告縣令。令詰之。具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勅杖一百而死。李廓在潁州獲火光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獄具。廓問食人之故。其首言某受教於巨盜。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沈。或有魘不悟者。張茂昭為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而且臊。爭堪喫。唐末。秦宗權遣將四出。所至屠戮殆盡。行軍未嘗轉糧。止載鹽。尸以從。五代叢。從簡家世。屠羊從舊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

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小兒以食之。趙思綰自唱亂至敗。凡食人肝六十六面。剖而膾之。至食欲盡。猶寃轉叫呼。宋王繼勲。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民間子。如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太宗即位。會有訴者。斬於洛陽。王彥升。俘獲胡人。置酒宴飲。以手裂其耳。咀嚼久之。徐飲卮酒。俘者流血被面。痛楚叫號。而彥升談笑自若。前後啖數百人。儂智高之母阿儂。都性慘毒。嗜小兒。每食必殺小兒。桂林婦人生子。輒取其衣胞。洗盡垢穢。細切小方。加五味調和烹之。以享親友。嘉定戊寅冬。廣西諸司奏知欽州林千之食人事。始千之得末疾。有

道人教以童男女肉。强人筋骨。遂捕境內童男女腊而食之。謂
之地雞地鴨。紇石烈牙虎帶。金大將也。嘗鎮淮泗。屢破宋兵。會
宴諸將。并妻皆在座。時共食豬肉饅頭。有一將妻言。素不食豬
肉。牙虎帶促左右易之。須臾食訖。問曰。爾食何肉。其人對曰。蒙
相公易以羊肉。甚美。牙虎帶笑曰。不食豬肉。而食人肉。何也。爾
所食非羊肉也。其人大嘔。疾病數日。清順治中。安邑知縣鹿盡
心者。得瘻癰癥。有方士扶乩術。自稱劉海蟾。教以食小兒腦。即
愈。鹿信之。輒以重價購小兒擊殺食之。所殺甚衆。而病不減。復
請於乩仙。復教以生食。因更生鑿小兒腦吸之。致死者不一。病
竟不愈。而死。事隨彰聞。置方士於法。光緒三十四年崇明縣一

老儒家業豐盈。姬妾滿前而瘦瘠不振。亦誤信人言。食小兜能
強壯。則百計致之。不吝重金。初止活殺蒸食。一盤獨陳。刀箸并
下。一餐盡一兜。後所殺漸衆。不及畢食。乃或糟或醃。羅列十餘
盤。食指動即取食。事聞於官。拘囚狴犴。不一月瘦死。此或時尚
承平。而嗜好獨異。或世丁亂離。野無青草。故軍隊以人為糧。若
至弱肉強食。親近莫保。民生其時。其性命尤不啻蟲蟻。宋靖康
丙午歲。金狄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處。荆棘千里。斗
米至數千錢。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
和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錢。全軀暴以為脯。登州范溫。率忠義
之人泛海。至錢塘。有持至行在充食者。老瘦男子。謂之燒把火。

婦人少文者。謂之美羊。小兒呼為和骨爛。又通目為兩腳羊。陶九成謂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燔以火。或於鐵架上生炙。或縊其手足。先用沸湯洗潑。以竹帚掃去舌皮。或垂夾袋中入巨鍋。或煮。或封作事件。而醢之。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女子則特剜其雙乳。謂之想肉。有明之季。中原奇荒。人相食之事。到處皆有。崇禎壬癸之際。河南山東一帶。迭遭饑饉。民間多食人肉。雖至密邇之親舊。無敢輕造人室者。守分之家。老幼男女相讓而食。強梁者搏人而食。奸巧者誘人而食。甚至有母殺其子而食者。有婦人日誘街市小兒。訛言收養。引歸。殺食者。有以人肉裹。

麵包為市。都有醃人肉出賣。詭言驟馬肉。都山東某地。則公然開肆屠賣。人肉斤銀八分。名曰米肉。恬不為怪也。來往客商。非數百成羣。必為饑民攫食。身體肥碩者。非節食數旬。俟其膏方。不敢出也。有漕舶水手。某過市。見有牽妻出賣者。止索價銀三錢。水手回舟取銀。稍遲。及至。則是婦已賣入屠肆。宰而列諸俎上矣。水手別買一婦以歸。其婦言。彼鄉中有一幼女。嫁為鄰家童養媳。女體稍肥。翁姑欲殺而食之。女知而逃歸。告其父。父曰。有此肥兒。寧與他人充飢耶。竟自烹而食之。戶垣王掌科家彥疏曰。崇禎九年二月三十日。山西撫臣以異常災變告。三月十二日。唐王以南陽連荒七年告。在南陽。以親母而烹食其女。則

有郭廷玉妻霍氏山西聞喜以父而殺食幼男則有廣盈里楊雷子至殺人母而并食者則有張河圖等十三名口後接河南撫臣揭饑民纍纍相食在上蔡有朱天貴楊槐等十二名口而乞婦則張氏馬氏勒死解思敵五歲之女而烹之有如烹豚至南召新野地方則惟見割肉盈筐爭相剖食名不勝書李自成三圍汴梁城中饑甚推官黃澍以閑糶日斬米會於和一日署中人死命分肉內丁人一斤有悍僕欲倍之分者不允怒曰會須啖汝肝腦分者笑曰好兄弟奈何至是割二斤擲與之悍僕低頭擲取分肉者遽起斫其頭死衆僕即前分其尸為食欲并研分肉者羣食之澍聞之對天跪曰速殺我分飽汝濟腹衆乃

惶怖謝罪。釋分肉者澍之內人不知外之食人方食肉包忽見人指頭驚發病死。崇禎十五年蘇州大饑城廂內外相率食人。民之死於道路者乏人埋斂至暮則饑民之悍而黠者潛割其肉以充口腹。上官嚴禁無效。對門外有人肉店日屠丁壯以供衆食及笄少如值十千。童子八和三十以上男女之肉裁三十文一斤耳。清順治九年壬辰李定國攻新會城中食盡。將士殺人以食。門初開鄉人求入者數百。縣令欲勿許。守者曰此事急時十日糧也。啟而納之。城圍凡八閱月所食近萬人。有一家數口被食者事定後遇守者於道。遽拜不已詰之曰我父母妻子皆葬公腹中我他日無墳墓寒食近矣得不望公一拜乎。守

者慚而去。嗚呼，閩浮國土竟為羅刹之場矣！據明末人筆記言：彼時食人肉者一至麥黃，輒病疫死，幾無子遺。惟有一老人楊姓者，食人最多。每歲除，人頭、人足、人肝、人肺、羅列而食，然竟不死。至清順治十四年，已七十餘歲矣，忽以除夕失火焚死，以居鄉村，買棺須百里，不及遽殮，竟為羣犬攬食殆盡，亦天之報施也。其後清代承平日久，食人之事尚無記載。至太平軍起，干戈遍地，民無得食。於是明季景象又復重見。同治三四年，皖南到處食人。人肉始賣三十文一斤，後增至百三十文一斤。句容三溧八十文一斤，人之骨髓名亮油二十文一斤，江陰無錫少女腿肉一百文一斤，乳房八十文一斤，臀肉六十文一斤，男子

肉不分精細五十文一斤女子陰戶肛門男子陽具穀道并頭
足手掌不能食盡棄之道左纍纍皆是江陰金武祥有石溪食
人歎云兵塵漲空不見天荒郊寂歷無炊煙饑民袖底藏白刃
日斜潛倚頰垣邊弱女伶仃來乞食張口無聲面漆黑饑民突
前白刃露女言未畢身已仆自憐此軀饑不肥肉少未足充君
飢不死道路即刀頭今得早向黃泉歸君不見豺虎不忍殘其
羣世間乃有人食人按食人之事予嘗親歷之光緒三十年甲
辰八月蘇州閻門吊橋上有山東人賣醃肉者形色類加香肉
價廉甚喜便宜者爭購之鄰人某亦買三四斤歸而煮之歷久
香味四溢揭金上蓋則肉黏蓋上不脫纏而食之予時嬉於其

家亦得嘗其一脔較尋常豬肉為鮮惟略有腥氣似羊肉耳數日後賣肉之人為長洲縣逮捕自承所售皆人肉至其所乘之船中搜察有小口巨甕四塊肉將售罄甕底皆人手人足惟頭不見蓋自徐海一帶運來者遂置諸法予聞之作三日嘔至今思之嘆問尚格格也

梵天盧叢錄三十七

慈谿柴 華小梵

冬蟲夏草

冬蟲夏草。俗稱蟲草。本草不載。初生抽芽一縷如鼠尾。長數寸。為枝葉。其根為蟲。頭嘴倒植土中。短足對生。背皆蹙屈。紋稜。枝可辨。芽从尾出。其下居然僵蠶。非止形似。其物冬至生蟲。自春及夏。上居而為蟲。當夏至前一時。猶然蟲也。及交夏至。蟲忽不見。皆入於土。尾上生苗矣。漸長。至秋分後。則苗長三寸。居然草也。歲惟四月杪及五月初旬可采。太早則蟄蟲未變。太遲即變成草根。不可辨識。西域滇南及四川之襄塘波浪土山。皆產。

之而西域為最多最良。其地多高山積白雪。四五月之交。徧地生草。採蟲草者看雪中有數寸無雪處。伏地以掘。蟲草即在其中。大抵有雪蓮之處必有蟲草。雪蓮狀如今之洋菊。名以蓮耳。其生必雙。雄者差小與雌者不並生。亦不同根。相去必一二丈。見其一。再覓其一。無弗獲者。凡望見此花。默往探之。則獲。如指以相告。則縮入雪中。杳無痕迹。即剷雪求之。亦不獲。浸酒為補劑。多血熱妄行。或用合媚藥。其禍尤烈。味甘平。能補精益髓。置人同鴨煮去滓食之。視為常藥。宋小茗耐冷談不識蟲草。惟記曹扶谷一詩。物生各有類。動植原殊形。胡時而蠶蛹。胡時而苔亭。草枯蟲則蘇。蟲伏草又青。陽生屈者信。短至榮者零。義夫善

識別長鑄叩巖。局采以四五月。夙夜如寸蓮。膚理訝混沌。根荄
餘丁星。厥性云大熱。其氣亦小馨。蠻人代園蔬。烹肉筆鼎鉶。四
方實藥籠。什襲偕參。參。竊。造化手。狡獪中調停。或舉轉輪說。
象教破窈冥。游魚忽變石。腐草恆流螢。彼猶兩而化。此惟一故。
靈循環泯端倪。幻境志畦町。惜哉某未遠。難補本草經。

緬加

緬加祇產於緬甸。明季李邦直使緬甸。携一核歸。忽失去。撻婢
甚苦。婢冤憤死。明年忽自牀下發芽而生。合圍數抱。結莢甚繁。
移植他處皆不生。樹今在高州清衡州徐啟書有詩云異種傳
殊域。嘉名錫緬加。冤沈精衛石。腸斷女兒花。礧砲懸珠斗玲瓏。

綴赭霞。憤泉並秋浦。碩果此萌芽。峻巖成尋丈。輪囷近十圍。靈根鬱孤憤。弱質抱湮微。不字貞存節。幽光卉具腓。清陰還覆被。
蜀蔭借餘暉。美並空青石。昭開衆瞽蒙。貞柯亘霄漢。遺憾憇泥中。證果偏宜月。含苞欲怨風。六如亭下水。千古此堪同。

仙人臙脂

仙人掌上小蟲可製臙脂。色極鮮妍。前人詩仙人掌上玉芙蓉。即謂此。注者失之。淮南有一人能製之。名曰仙人臙脂。

木棉

吉貝者木棉也。棉者純綿麗密之名。古所稱繡。益州有木棉樹。與橦花相似。見益部方物略記。唐人詩木棉花發錦江西。尤可。

證。梁書林邑國傳。吉貝。樹名也。華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色潔白。據此。吉貝當與苧麻等抽皮以紡無以異。不類今木棉之綻綻作簇者矣。夫以吉貝為樹名。則與江浙所種莖弱如蔓。其高數尺不等者。或不無土宜之異矣。王涪溪以為木棉廣州有之。名斑枝花。江浙所種者草棉非木棉也。然吳梅村以為陶南村亦呼木棉為吉貝。至於古貝。則為貝多織貝。則為貝錦。誤混俱非。李時珍謂有草木二種。南中多木本。名古貝。亦名吉貝。其說模稜。南越志稱桂州出古絃藤。則藤本亦有之。而江浙皆草本。此又土宜之異。不可執一而論。棉花之未已久。通鑑稱梁武帝用木棉阜帳。史炤釋文云。木棉江南多有之。上海人褚

華著木棉譜一卷。皆誤草本為木本。不知木棉者條落葉喬木。
大合抱。高數丈。花紅如山茶。蕊黃色。瓣綦厚。結實大如酒杯。絮
茸茸如細毳。與草棉迥不同。詎可合混為一。

畿輔宜蠶桑

國中蠶桑最盛之處。今推江浙湖北廣東。而江蘇之無錫江陰。
浙江之嘉興湖州紹興。此外則山東之濟南東昌多野蠶。惟此
數處耳。嘗徧考古籍。而知吾華固全國皆宜此業。畿輔一帶在
昔為蠶桑最盛之區。未審緣何至今日而如此之隘也。尚書緝
桑者。箕心之精。木蠶食桑為文章。春秋元命包符。箕心散為冀
州分為燕國。昔黃帝都燕之涿郡。元妃西陵氏始教民育蠶治

絲繭。可見蠶桑之利肇於北也。禹貢冀州無厥筐之文。帝都無貢。非不可蠶也。兗州桑土既蠶。今河間慶雲諸縣皆兗境。唐魏屬冀州。唐風集于兗桑。魏風言采其桑。十畝之間桑者閑閑。十畝之外桑者泄泄。北地宜桑。由來已久。孟子說王道之要。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為北地言之。薊州為古漁陽郡。曹植蠶歌行。出自薊北門。遙望湖地桑枝。枝枝自相屬。葉葉自相當。張堪為漁陽太守。百姓歌曰。桑無附枝。水平為古平。州後燕歸。遼初無桑。慕容廆求種江南。平州之桑。悉由吳。和北燕。馮跋勵志農桑。下書曰。桑柘之益。有生之本。可令百姓人種桑百株。柘二十株。河北東路民富蠶桑。契丹謂之綾絹。州北地。

宜桑。自古已然。不僅樓桑名村桑乾名河已也。夫桑既宜於昔。
豈或不宜於今。即如遷安以桑飼蠶。以條為筐。以皮抄紙。利甲
通者。人人共知。善哉。郭子章蠶神論曰。樹木各有所宜土。惟桑
無不宜。桑無不宜。則蠶無不可事。周禮不蠶者不帛。豳風蠶月
條桑。取彼斧枿。以伐遠揚。周家成八百年興王之業。蠶事與檣
事同功。地道敏樹。桑不與於蒲廬。且無分於南北。食我桑椹。魯
宜蠶。降觀于桑。衛宜蠶。無折我樹桑。鄭宜蠶。隰桑有阿。周宜蠶。
阪有桑。秦宜蠶。蠶叢都蜀。衣青衣。教民蠶桑。蜀宜蠶。不僅女桑
也。史記齊魯千畝桑麻。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命曰素封。漢書食

貨志還廬樹桑。穎師古注還繞也。諸葛武侯曰：成都有桑八百株。子孫衣食自有餘饒。李襲譽曰：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能勤者無資於人。桑誠子孫之利賴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齊戒親東嚮躬奉歷代后妃無不以親蠶為天下先。明代蠶桑垂為令甲。凡民田五畝至十畝栽桑麻各半畝。五十畝以上者倍之。迨後屢經兵燹。裁植積壓之法科所修葺之和久而失傳。遂而桑荒廢業清代重農桑以足衣食採輯而勒為成書。吾人一行作吏欲造福元元莫急於此。古賢侯星言：夙駕稅於桑田。管仲相齊桑柘繁滋。子產相鄭樹桑開田。黃霸守潁州務耕桑節用。治為天下第一。龔遂守渤海勸

務農桑。沈充為桂陽令。教民種桑柘養蠶。數年之間。大賴其利。今江南知蠶織。皆充之教也。晉王宏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農桑樹藝。無不躬自教示。齊沈璫為建德令。每丁種桑五十株。女丁半之。頃之成林。仇覽為蒲亭長。勸人生桑子。弟皆役以田桑。杜畿為河東。勸耕桑。顏裴為京兆尹。整阡陌。樹桑果。辛纂拜河南刺史。督勸農桑。唐張全義尹河南。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數年之後。桑麻蔚然。野無曠土。朱子名臣言行錄。張詠。今崇德。教民拔菑種桑。成為編歲百萬匹。范純仁知襄城。教民植桑數年。桑樹成林。號為著作林。元姜或知濱州。課民種桑。歲餘偏野。人謂之太守桑。古今循吏。光昭史冊。孔曰富之。孟曰教之。胥是。

道也。一家種桑則利在一家。一縣種桑則利在一縣。推之一省一國亦何莫不然。為民牧者欲普大利為農桑先勞紓以無倦勿畏難而苟安。行躋斯民於堯舜三代之隆。將與召伯甘棠不難媲美也。

陰沈木

陰沈木者。久埋地中之堅木也。各省皆有。滇蜀尤多。地震木倒。木埋土中。千百年後。將成石炭。未變石炭之木。即陰沈木。製器作棺。頗為人所珍貴。亦謂之陰杪。蜀之石泉禹穴。由崑崙發脈。甚為高峻。光緒某年。忽崩數里。中現大木數段。長皆丈餘。大可合抱。色黑質純。蓋數千年前埋壓大山中之陰沈木也。或取而

截斷為飯桶雖盛夏溽暑飯不餽羹

黔中橡爾

黔省八十縣富者二曰黎平曰遵義黎平以木遵義以繭繭不足以奉以橡然非狃於遵義人也清乾隆時守陳君實教之於是食繭利者凡數十年春秋繭成歌舞祀陳君如知道光中程春海試遵義謂過橡林間風穀穀然葉鱗鱗猶記所歷郡皆有橡不以繭今過平越都匀土益沃宜橡因歎曰處處有橡處處可繭也富獨遵義乎過鎮見方伯吳荷屋廉訪宋仁圃頒令甲勸民種橡樹懇懃署街亭時夕陽爛如駐馬讀之過思南遇校官某靴劄出則方伯廉訪督使巡上下游購橡子教播種期三年

成食爾和嗟乎居尊官親民為謀百世和思深哉可謂君子儒矣黔土瘠黔民勞勞無所獲遂積廢不自振曉之曰利在某不信視某地民遽然顧牆角畦稜有美蘚皆金錢其黠者慮利與害俱且榷之曉之曰有百世利無一日稅也則又慮購爾器織具紛然資未入先貸曉之曰如購種法皆官為夫民驕子弟官慈父母也驕乃惰慈乃周以周起惰惰乃勉皆可學而能也數歲利必若遵義富甲西南陲矣因分題十各繫四十言又曰遵義野蠶成爾曰青桐爾不知於古為何樹癸未仲冬行部過長林間葉焦爾割矣掇其實知為櫟半櫟斗之子名豫孫炎云櫟似樗按櫟與樗迥別不得以爾雅之樗爾當之因字曰豫爾作

豫爾歌云

化州橘紅

橘紅出化州者佳。化州四鄉多橘。以城內者為佳。城內多橘。以舊州衙蘇澤堂前兩樹及賴氏園中老樹一株為至佳。相傳仙人羅辯種橘於石龍之腹。其實非橘。皮厚肉酸。不中食。其皮釐為五片七片。治痰症如神。蓋化州橘所以能治痰者。礞石氣耳。礞石自寶山經賴園達舊州署。則凡寶山賴園州署諸橘功用一也。蘇澤堂老樹見用最先。故得名最早。有盛宏聲者。述其地慶事。賓從如雲。奏樂侑酒。某君以病不能興。困卧齋中。命僕煎故老言。昔州廨幕客某君。夙患痰喘。一日復發。適值主人有喜。慶事賓從如雲。奏樂侑酒。某君以病不能興。困卧齋中。命僕煎。

藥遲久始至。服訖酣眠，霍然頓愈。時患此已十餘載，多方調治，僅獲少痊。何以是劑竟速效？且後不再發。心竊訝之，窮詰其僕，始知藥煎方熾，外出寓目。迨歸而藥已將竭，主呼飲亟，不得已以堂前池水益之。由是研求始悉化城地多礞石。蘇澤堂當石之上，植橘兩樹，風吹隕池，積久沈浸，其力更巨。化州橘善治痰，之緣起如此。又聞阮文達公督粵，嘗於乾隆庚辰十一月過化州，以州衙橘官不受值，故令僕入賴園訪老樹。賴叟曰：「老樹賣已盡，惟零丁數枚矣。」即以數千錢摘之，並撰記一篇，謂老樹皮紅有白毛，幹和香烈而味辛。識者入手能辨之。光緒間重修高州府志，吳川吳宣崇書記後云：「阮文達公之至化州也，特市橘。」

賴園時園橘罄矣。賴叟取平定大黃洞之橘綴之樹杪。文達至園，丁從樹杪下之。文達據以為記意曰：吾正名辨物，侔色揣摩，洵足窮其形而發其祕矣。嗟夫！烏知此白毛戟手者乃去州城百五六十里外之偽物耶？蘇澤堂老樹，其全體實滑澤無毫毛。寶山賴園各樹皆細毫柔軟，乾則色黃，而香烈無異也。名曰紅者，取其似耳。總之非平定橘也。自文達是記出，天下之人盡舍柔毫而購白毛戟手者。於是平定之橘走天下，而賴園失和。嗟夫！賴叟恃其譎智，希一日之和，詎知後日之大不利耶？文達負其才學，據親身目擊之橘筆之為記，詎知天下之人舍真橘而市偽橘又此記誤之耶？

肉桂

肉桂為常綠喬木。古稱牡桂。亦稱箇桂。樹高二三丈。葉為長橢圓形。質厚。有大脈三條。夏月開淡黃色小花。皮多脂氣。味辛烈。入藥。產於廣西桂平縣者。曰潯桂。產於猛山內者。曰猛桂。俗訛作瑞桂。產於安南者。曰安桂。亦稱邊桂。三者之中。以安桂為最上。安桂尤以安南猛洛所產者為殊。猶人參。貴長白山產也。其地風為安南禁地。私采桂者罪死。傳聞清代勞制軍崇光以事出關。安南王贖以土儀。有鎮庫肉桂一種。見者目為奇寶。猛洛殊品。形實同枯木。以指甲掐入。有痕。其指甲留香數日不散。現價需千金一兩。潯桂。猛桂至佳者。十金一兩。賤則一斤數百錢。

耳。此就產地言之。藏桂之法。用皮紙包裹。懸置帳中。不離人。不

沾木。若久有霉點。以乾布拭之。其味不變。若沾木。則油走成枯

矣。富貴家盛以錫匣密底。徒飾觀耳。服桂之法。用薄刀割取中

心成末。以杯水或酒浸少許。時連質俱盡。先以紙拖去杯面浮

油。則味力淨佳。廣西省人服桂者多傳其法。製如此猛洛桂皮

備五色。中備五味。版片不寬。亦不甚厚。冬日服之。不知天寒然。

內地不易得也。

人參

參一作優。為五加科宿根草類之一。我國以東三省產者為良。而吉林所產尤為珍貴。言其種類大別為山參。移參。養參三種。

山參條山中自然生成者。品質最羨。價值最高。移參就自然生
成之參苗。再行移植培養者。俗名移山參。品質價值次於山參。
其次即養參。以參籽播種而成者。俗名秧子參。市上所賣率以
養參為多。其採獲其種成其製就各有方法。長白山北有老林
地。方處處產參。清初禁止採挖。參客諱參為棒椎。採參為挖棒
椎。亦名放山。採參者人持一棍。名索羅木棍。其放山分三期。初
夏為放芽草。其時百草甫生。參芽發露。覓之尚便。夏季秋初為
放黑參。時則叢草濃緹。辨別最難。秋季為放紅頭。則參苗頂心
結子淺紅。識之甚易。又曰放掃帚頭。事畢下山。曰輶棍。當進山
時。有把頭者領其夥伴遠望各山。凡產參之山。其樹色必鮮秀。

樹之枝葉必堅茂。蓋其土性特異也。把頭探驗得此。即剥樹皮。蓋窩棚相偕出尋。各人相距丈許。執索羅棍。將草撩撥。詳細注視。參苗高數寸。苗頭平分數莖。每莖五葉。形如掌。督見參苗。即招集各人。左右前後再三搜覓。緣有苗必不止一處。偶有孤苗挺生者。亦百中之一耳。挖參時。量參草之大小。刈其四周之草。而後向內刨挖。一向起土。一向用骨簪撥辨草莖。恐妨參之根鬚也。挖出之後。裹以青苔。包以樹皮。俗稱棒椎角子。下山製售。斤值百五十金。乃至三百金。其經數十年之山參。根鬚長大。有一株重至二三兩者。價在二百金以外。其下山移種參營者。即為移參。堅壯者。價亦昂。種參之圃。俗名參營。凡三種。一為苗圃。

發參苗用者一為第一本圃發苗後移植用者一為第二本圃種至三年後再行移植用者地址擇向陽傾斜面地每圃疊土為畦高二尺寬五尺長三丈上用山灰質軟色黑腐蝕土施以牛馬糞攬之勻細每畦相距約三尺以資排水而使人行每畦周圍樹立木架架上蓋木板前高後低以便雨溜山民稱參營又為板子營裁參一畦稱為一架棚每年擇春秋二季揭板向陽三五次至霪雨連綿時放雨一二次皆有程期其裁種之法預選最良籽種秋季窖地次年芒種後取出在苗圃畦上每間一寸五分播下數粒上撒土灰或覆乾草樹葉不過旬日芽即發現培養至秋分後即移到第一本圃內排列插蓀每株相距

約四五寸參之所忌為烈日水濕參之害為雜草為蟲為鳥此後生長發越防護宜慎經三年第一圃不能容受再移至第二本圃每株相距須在一尺以外是以第一本圃之畦為數常倍於苗圃第二本圃畦數更當倍之因參秧移種後發育甚速佔地甚廣也如是再經四五年前後約八年即行收穫收穫期須在白露節後參支起土先用小毛刷洗去泥土而後泡製泡製俗名做貨做時以沸水煮到半熟刷去浮皮用白線小弓剔盡參紋中塵土再以冰糖熬成清汁將參支浸漬一二日再排列於蒸籠上鍋蒸熟蒸籠底須用馬尾毛編成細篩形蒸者時候火力大小務宜合度過蒸則爛不足則有腐敗之虞蒸至適當

人候取參出籠排在長方之火盤內下用文火烤乾約一晝夜
之久至不黏膩不過燥為度後移於別器置於炕上俟其徐徐
收乾至八九分纔為畢工亦有不煮水不浸糖而生刷生蒸者
名曰麗參即假高麗參之粗製法服之功效則一山參移參養
參製法皆同而品質則以山參為最惟深山之內渺不易得大
抵天產之山參咸於山陰見之若在山陽易遭動植物侵害得
者甚鮮也惟養參一種全憑人工培植收穫之多寡即視乎人
力之勤惰約計鮮參每一畝六分之收量其生根在九百斤乃
至千二百斤乾燥後能得千二百兩乃至千六百兩平均計算
每兩值銀三角五分可得銀五百六十元吉林南境濛江迤東

參營徧地皆是。據營口稅關報告輸運出口歲約三四十萬斤。其利亦云鉅矣。又古方所謂人參則皆今之黨參也。舊產於上黨郡。即今山西長子縣地。長子舊屬潞安府。又稱潞黨參。人參透明。黨參不透明。故又謂人參曰明黨。

占城稻

陸放翁嘉泰會稽志稱越中稻有占城九種。土人皆謂之金成。相傳唐太宗伐占城國得其種。宋祥符間以諸路患旱。遣使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江浙轉運使。令擇民田高亢者蒔之。謂之旱稻。其早熟者曰旱占城。次熟者曰紅占城。最晚者曰寒占城。考古占城今安南本古林邑國地。冬夏常溫。稻一歲再熟。是

占城種本耐寒與熱乃今吾浙時晚禾者率在水鄉而寒占城性又宜寒豈物性竟因地而殊耶又考唐書南蠻傳貞觀中占城來朝無禮羣臣請伐之太宗赦不問至元和間始加兵焉則陸志所稱太宗伐占城得其種者誤矣或是憲宗時事今以占城之名詢諸老農皆懵無以辨可知方隅物產隨俗稱名因時訛異格物之學有時而窮必欲求其種以實之鑿矣

雪荔

邑產故有荔支而邑志遺之光緒和南鄉蘆山之刺桐嶺生白荔支一株結實纍纍皆以為異識者曰此雪荔支也不可多得宜善護之而竟以攀摘者多枝幹大損次年死不復青

卷之三
含桃

月令含桃高誘呂覽注含桃鶯桃鶯鳥所含故曰含桃然則鶯桃與鶯豆固一時佳對矣

蘆江藕

雍正邑志田賦門載邑中楊梅止有一株此百世之笑談也光緒間重修邑志刪之以邑中若金沙隩杜隩水準頭東準頭等處盛產楊梅顆大味甘竟運銷外省也然新志遺漏尚多若邑南盧江盛產蓮冠於四明六邑南自烏石峰網灘北盡蘆渡凡低窪之田無非紅葩翠蓋也五六七三月每掘取販售為利之數清初向玉辰乾行宿盧山詠藕云銀塘白白畫闌干玉井靈

根出水看。皓腕乍開雲母帳。小童擎到水晶盤。冰絲欲斷金刀
冷。瓊液凝分玉露寒。卻喜空山秋雨後。紅衣翠蓋未曾殘。此詠
廬山寺中荷藕也。寺僧耐堂洪橋詩云。十里藕田風送葉。往未
禪客莫踟躕。可想見廬江產藕之多。不亞於虎林西子湖及姑
蘇荷花蕩也。

柳絮

稗史稱柳花與柳絮迥然不同。生於葉間作鵝黃色者花也。迨
花既褪就葉結實。其實之熟亂如棉者絮也。未可混而為一。而
東坡謂絮化為浮萍亦謗。姚寬西溪叢語云。絮中有小青子。着
水泥沙灘上。即生小青芽。乃柳之苗也。然柳絮着表足以化蠹。

即落地亦能變洋蠟則從未諸書未有導言之者。梁九圖春晴詩云行裝半月雨陰中着罷冬衣白日烘一事喚童應記取。曝裘須避柳花風此可補入閨中月令。

藍石榴花

木桺以黃為正乃有紅與青者牡丹蘭花亦有黑與紫者上海舊志言引翔港教讀孫象臣家園中有藍石榴花一本樹高丈餘花色正藍大若鼠姑其花間年一放先年開花次年結實實亦倍常品。萬曆時孫弟儒臣剷根起土裝諸大盆將獻一巨公纔欲擕出而樹死矣當時有賦詩哀之者。

芙蓉

美容有水木之別。水美容即荷花也。爾雅所云荷美蕖者是也。
離騷經集美容以為薔。塞美容於木末。景福殿賦吐被美容。注
均以荷花當之。與洛神賦美蕖出綠波之注合。其為水美容也。
無疑。古詩涉江采芙蓉亦水芙蓉荷花也。若木美容種類甚繁。
亦名木蓮。要與此別。二者猶芍藥之為芍藥。木芍藥之為牡丹。
也。

烏拉草

關東謠云。東三省三樣寶。人參貂皮烏拉草。烏拉草吉林各地
皆產之。色深碧。厥細如髮。長者四尺餘。山腰石罅。茸茸下垂。潤
如絨纓。入冬不枯。其質柔韌。性溫暖。能禦寒。避濕。土人採之俟。

其稍乾揀之。髮鬆軟熟鋪卧榻。代絮褥用。方尺牛皮。屈之疊之。成履形。不加緣綴。內實烏拉革。覆及足背。因用此草薦履。即名此履為烏拉。俗又書作靴。水濕不滲。寒沕不侵。質輕軟。便於勞動。而又工簡價廉。得之極易。凡行旅工役。無不御之者。昔五季唐同光二年。渤海王大諲譲進貢人參。松子。昆布。貂鼠皮一襪。六髮韃革。其髮韃革。殆即今之烏拉履歟。

九月重桂

廬山寺志。康熙丁丑九月下旬。天氣如春。寺僧耐堂與濱逸夜坐茗戰。更深忽聞桂香。驚且異。出戶視之。見庭前桂花復發。如萬點星攢。光華射目。濱逸為詩云。夜清露滴影蒼涼。漫說花香。

月也。香道是廣寒宮裏種。坐深翠冷。襲衣裳。次日殿後牡丹又
抽一萼。占者謂瑞。則又為詩云。不畏西風難。深秋再發華。大都
洛下種。定放舊時花。上苑人比目。東籬我一家。太真休與覩。猶
恐汚鉛華。一時名士羣相唱和。傳為異事。

梅菊同芳

梅菊同時作花。嶺南習見之。湯雨生嘗畫一圖。贈江素山。後題
三絕句。二傲何曾品格殊。相逢得似爾。同吾憑誰會。取拈毫意。
各自離羣轉。不孤林逋陶令總高賢。時代原休論。後先只恐形
骸忘未盡。等閒猶欲較媸妍。三徑蓬蒿話也慚。濁橋風雪夢猶
探。耐寒本共江南伍。不合趨炎過嶺南。

染花

唐韓文公之姪湘聞湖州有染花家池生青蓮花乃收其蓮子種於池沼或變為紅蓮異之乃致書問染工染工曰我家有公世治龍鬚嘗以蓮子浸甕底俟經歲年然後種之若以所種青蓮花子為種即為紅矣蓋還本質又何足怪又見人以雞矢和土培育其淡紅者悉成深紅花能變染有徵可傳若於蕙蘭初發蕾時日以龜屎六分取龜屎去皮半放大鏡捉龜置鏡面龜見鏡中影以為雌澆興發即尿汨汨出矣清水四分和澆蘭根至開花花盡點今之所謂墨蘭皆以此人工致之而不知者詫為奇寶真知

風雨霜

師曠禽絶。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飛。則霜注。風禽鳶類。越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天大風雨。一足鳥。一名商羊。霜即鶴鶩羽可為裘。高郵王引之云。風讀入聲。音弗。雨讀如欲。霜讀如相。平聲未知所本。

四足鳥

爪哇有四足鳥。大如鵝。鳴聲似鶴肉翅。能飛而不能高遠。其雛胎生。行則負雛於背。不踐稼穡。不食生蟲。

烏骨雞

俗傳漢太尉楊震食烏骨雞而面黑。言之甚奇。光緒癸卯開封

卷之三十一
民家宰一老母雞筋骨深黑肉粗老民食之亦無他異後一道人過之聞其事太息曰可惜一換骨金丹貧道訪之三十年不得汝食之壽數百歲矣民竊自喜然不一年竟以疫死道人之言不可信如此

龍眼雞

廣東龍眼樹上出蟲一種身小長寸許喙半之有翼能飛五色斑斕絢爍如錦過於彩蝶為文蟲中之最華麗者土人呼曰龍眼雞他處人呼曰龍眼蟬廣東新語失載此可補其闕

鸚鵡

荆沙武弁郭某家畜鸚鵡四翼一綠羽曰翠衣娘一白羽曰雪

衣娘尤為靈慧能詠千家詩十數首聽事有聯云出牆老竹青
千个泛浦輕鷗白一雙遂令誦之比至媚熟一唱一答顛倒成
文。郭愛之甚或欲以重金易之弗允也。一日退食呼僕不到翠
衣印伴當在奶雪衣亟止之印母多言母多言詎翠衣卒印奶
奶房裏幸郭未察。顛預而罷而其妻則聰之昭昭也。明日翠衣
忽中毒死以問雪衣不對惟背淚盈盈亦絕粒死智且義勝人
多矣禽絳鸚鵡摩背而痛注鸚鵡出龐而能言人以手撫拭其
背則痛啞。惜郭氏之妻未知此祕而戕此佳禽也。

吉林鷹

養鷹者必盛稱關東之海東青。蓋鷹品之最貴者也。毛色純白

者為上大者高三四尺。張其兩翼可四尺餘。喙似鐵鉤。爪亦如之。搏取野鳥捷兔。是其長技。尾毛用為扇。有黑線成文理者。品尤高。兩翅亦製箭翎。吉林北境盛產此物。而以寧古塔之種為最良。前清曾於其地設鷹把勢隊。捕鷹以進。供圍獵之用。土民亦有掩取其卵。置於雞塲。為母雞所孵化者。孵出之雛。須飼養合法。其姿勢勁健。亦與常鷹同。論者謂昔宋徽宗善畫白鷹。宣和欵識。當世所珍。時關內無白鷹。乃樂畫此。其後卒置身五國城。即今寧古塔旁。雖一畫品。亦成惡讖。其言信有徵也。

鵠主喜

烏凶鵠吉。南方人民俱有此見。按禽經云。慈烏反哺白脰不祥。

焦氏易林謂城上有鳥是名破冢格物論曰大喙白頸不能反
嘲南人謂之老鴟鳴則有凶咎晉書載慕容沖亂羣鳥數萬翔
鳴長安城上其聲甚悲據此則鳥之見疾於人周末已然非
也文王時蒼鳥出見周家之福祚方興武王時赤烏衝穀商紂
之山殘頓滅顏氏純孝慈烏齊來叔林居官烏巢聽事吳赤烏
二年有烏集於殿下虞溥為吏鄱陽白烏巢於棗樹凡此數事
太史咸以為祥瑞與前說異則同為鳥而驗則不同其理殊難
索解至於鵠鳴主吉尤為古人所深信淮南子曰乾鵠知未而
不知往此修短之數也卦驗曰鵠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
周書曰小寒之日雁北鄉又五日鵠始巢鵠不始巢國不寧本

草釋名俱謂鵲能報喜故謂之喜鵲。埤雅有云：鵲能成德故知風之所自。知歲之所在。此諸記俱為古人信鵲為吉之證。然於區區一鳥之微。究何關休咎哉。

程世祿

安徽六安山中產異鳥。短羽鉤喙大如燕。色作玳瑁斑。春夏間飛翔滿山。其名自呼曰程世祿。聲悽惋愴人心魄。羈人客予不堪卒聽。相傳有程世祿者。廣陵菴商子也。美秀而文。與其妻情侔鶼鶩。父老痴憚牽車跋涉苦。乃為之辦萬金裝。遣之六安買茶去。祿愛玩賢妻。故不欲行以父命不得違。日對妻惆悵有離別可憐之色。既將發。妻具離觴。泣然曰：「六安茶市繁盛。甲天下。」

每商賈集。則冶葉倡條。雲從霧合。以是敗業喪生者甚衆。郎年少。切宜自持。勿使閨中人眼穿腸斷。身化石也。言訖。雙淚瑩然。落於觴祿。慨然飲盡。信誓而去。既抵其處。翁諸夥聞郎君來。咸望塵夾道驅供。張伺應無不色視眉聽。祿是時真情未漓。離懷如醉。悉謝絕日。惟枯坐遣諸友勾當諸務。更不出游。矚已而日久。鄉心漸澹。客況復岑寂。輒自恕曰。姑作逢場戲。絮不沾泥。庸何傷。乃涉足花叢。閱幾遍。無當意者。興已闌矣。蓋是中妓結束類良家。咸寓於製茶諸廠肆。執業有差。如揀擇燻焙諸事。皆與焉。入其中者。如遊眾香園。環肥燕瘦。不數漢家溫柔鄉也。一日見一妓。秀曼獨絕。與之語。頰薄頰溫。婉如舊識。大愛之。遂與定。

情自是如影形。久而益惑。橐為之罄。復染惡疾。支離牀褥間。困欲死時。妓已久垂白眼。始大悔。而諸夥見勢敗。收餘燼。朋分而逸。念骸骨將委異鄉。乃強起乞食。將歸及山蹊。困不支。奄然而斃。村氓藁葬之。後其妻久不得耗。縈思頗苦。一夕夢祿和顏色憔悴。但言悲善。妻哭而醒。知有異。乃請於翁。自之六安尋其夫。及至。則室邇人遠。杳無朕兆。乃行哭山畔。三日夜不絕聲。哀呼程世祿。淚盡絀血。一夕大風雨。呼頓止。民覓女不見。惟一異鳥棲樹間。引吭悲鳴。依然程世祿也。嗟乎。秋棠滴淚。杜宇鳴春。至性所鍾。雖異而不異也。安得聚恆沙蕩子。一齊諦聽乎。又據霍山人言。則此是霍山事。姓名事蹟各有異同。某年有鳳陽富家。

兜二。一曰劉貴六。一曰柘狗兜。皆小字也。入山販茶。為妓所迷。且癱瘓且死。經年無音耗。貴六妻柘狗兜。偕至尋焉。至見其墓宿草芊芊矣。一慟俱絕。魂化為二異鳥。一則曰劉貴六。一則曰柘狗兜。當春暮開山時。聲相應焉。桐城許慧軒為賦禽言二章云。劉貴六。劉貴六。阿郎買茶霍山曲。釀如醉。霍山如阿郎戀女。不肯歸。可憐死葬山之麓。悲莫悲兮孤雁飛。悽莫悽兮鴛獨宿。妾尋郎。遙僕僕。車轉輪。腸轉轆。不聞阿郎喚妾聲。但見阿郎墓。草綿翠兮綉紺兮足。妾魂化作靈羽族。年年三月春茶熟。青燐熒熒風槭槭。繞樹三匝悲聲哭。血染滿山紅躑躅。劉貴六。柘狗兜。柘狗兜。阿兜買茶霍山墮。霍山茶甘於飴。霍山如蠶於膾。

阿兒戀女不肯歸可憐死葬山之厓悲莫悲兮乳燕飛悽莫悽
兮慈烏啼母尋兒路逶迤車沾泥淚霑衣不聞阿兒喚母聲但
見阿兒墓草青離離紺兮趾翠兮翬母魂化作翩翩佳年年三
月春茶肥青燁慘慘風悽悽繞樹三匝鳴聲悲血染杜鵑紅滿
枝柘狗兒此事天長宣瘦梅夜雨秋燈錄中亦載之則不免多
所渲染與附會矣

虎三則

富陽一農家子入山樵采為虎食越日其家人於山椒獲一鞋
進數十武又得半襪有齧裂痕血模糊更進得臂一自是徧覓
無所得一老樵曰虎食人血黏其口必飲水盍至澗一跡家人

如言往澗中果有隋肉浮水面水殷紅他無所見大哭而歸
一客行紹興山谷時微雨且子夜無可避者正躊躇間瞥見路
側黑影一叢以為磐石即匍匐隱其下。齁然眠天漸明欲起去。
覺頂際熱氣蒸燭仰而視則庞然蹲虎也心膽為裂不敢動伏
虎肋下待死而已已而日三竿虎大哮聲震山谷延頸久伸一
躍便去終不知肋下有人也客乃拭淚行如慶更生。

湖北大別山中有擔囊以行者忽失道入歧路俄見一虎在嶺
頭又一虎疾奔至壓其身被壓之虎大哮疾竄是人知二虎交
而牝者受創故竄已而牝虎遠遠走是人怖甚卸囊於路身伏
囊後牝虎見巨物蹲於路以為牡也即反奔而去是人之急智

尚矣哉。

象二則

京師舊有象坊。在宣武門內西城牆。明弘治八年建。今象坊橋側。參象兩院。是其舊址也。舊制。象初至京。先於射所演習。故謂之演象所。而錦衣衛自有馴象所。專管象奴及諸象。特命錦衣衛指揮一員。提督之。凡大朝會。役象甚多。駕輦駄寶皆用之。若常朝。則止用六象。所受祿秩俱視武弁有等差。其在象坊人。有入視者。能以鼻作觱篥。銅鼓聲。觀者持錢界象。如教獻技。必斜睨象。如錢滿數。而後昂鼻俯首。嗚嗚出聲。將病耳中。先有油出。名曰山性發。則預以巨糜綆繫之。管象坊。綻帥申報兵部上。

疏得旨始命再驗。發光祿寺距其斂已旬餘稿塞通衢過者避道大庖何嘗需此殘器。京師浮文自昔然矣。

象性馴警不類他獸。每朝則立午門之左右。鐘鳴漸響，羣臣翼侍俟百官入畢，則以鼻相交而立。無一人敢越進矣。朝畢則復如常。有疾不能立侍，則象奴牽詣他象所，向求代行。而後他象肯行。不然終不往也。有過或傷人，則宣勅杖之。二象以鼻絞其足，踣地杖畢，始起謝恩。一如人意。或貶秩，則朝立必居所貶之位，不敢仍常立。殊可怪也。六月則浴而交之，交以水中，雌仰面浮合如人焉。自三代時已有之。而晉唐業教之舞及駕乘輿清光緒中行新政，而象乃革不用矣。

捕狼

蜀中故多猿。猿性最狡黠。敏捷如飞鳥。其居處。恆懸崖峭壁。人跡莫能到者。營深窟數百首。合羣居。故捕之良難。法於就近巢穴地。搭高架。四圍排插木柱。作柵欄圍之。大其頂。復以荆茨薊梗。偏置其上。使不獲超越。留一面。開門暗設機。擗隱伏人數十。武外遙曳之。使能啟閉自在。然後以菽粟瓜果雜置架上。舉猿所嗜之物咸備之。猿初未覩此狀。逡巡不敢食。久之甚垂涎。始稍來食。則攫得少許。即反奔。如是者久之。始漸來三五。未或就食。或運去見。都無異。乃始悉羣來。急閉門。操刀斧梯牆入。初跳踉呼嘯。齒稜稜無敢近。宰一雞。或狗以血淋示之。復臨以刀斧。

則掩面跪伏哀啼流淚。即一一縛之。無敢稍動者矣。

猿姦

有猿人某。獲一黑猿。靈馴通人意。猿人愛惜倍至。寢處與俱。每出販猿。必囑妻善視之。出恒數月不返。妻不耐孤眠。居恒悶悶。萬無聊賴之際。偶抱猿來。試迎就之。猿靈甚。直搗中堅。所持器皿如夭矯神龍。裹而急刺。使不夾左右。銖黍纔百合。婦大酣暢。自是牀第之間。夜無虛夕。未幾。猿人來歸。夜就寢。婦恐猿來。則拒閉諸室外。夜半。猿果來叩關。猿人起。欲啟鑰。婦樓夫阻之。而猿叩益急。若甚怒。以齒齧門。震震作聲。終夜不堪其擾。猿人忽起納之入。猿徑登牀。見猿人與婦同跳。怒噉其吭。殪之。婦急救不

及而猿已逸矣。以處山僻無人干係之。

義猴

無錫某村有畜猴者。其妻與人私惡夫居家。不得暢所欲。因與姦夫共謀殺之。埋尸於園。其殺夫情實。猴獨見之。猴遁去。到官署。見官方坐堂皇。猴趨至前。淚簌簌下。官曰。汝有冤乎。猴額之再三。官發鐵於地。猴即銜之前奔。差役尾之。抵婦家。猴指婦以手作勢。令差上鍤。旋引差至埋尸處。指示之。差掘地得尸。又引差出門。至姦夫家。伸臂櫻姦夫衣。差遂并繫之人。犯到官。猴手舞足蹈。學姦夫淫婦殺夫狀。官嚴訊得實。按律誅之。猴歸官養。

鞠侯

鞠侯山中小猴也。四明石窗有之。采樹菌為食。或尋其巢峒。見樹圍成堆。偶亦有靈芝。

猩紅

猩紅為詞人爛用之詞。謂紅如猩血耳。而不知腥紅乃母猩月水荒山邃谷羣猩聚處。撥草尋覓。常見有小塊紫血。手拈之紅如臘脂。即此是也。治癆瘍甚驗。舊籍無記之者。惟趙學敏本草拾遺言。申紅乃母猩月水。治乾血癆。當是一物。然猩紅二字較為雋永。

長角馬

古有乘黃。乃馬之有角者。又有長角馬。角長過身。產西北方。又有

靈羊尾大者二十餘斤行則以車載尾

二犬

情感所結難可理解非惟人類為然也嘗見二犬起居總在一處不少離一日為人飼以竹乃相繼倒斃路旁而雄前雌後序不亂未幾有惡少卑其雄投河中至次晨雄竟仍在雌前復投復然三投二犬終同處好事者為收而合理之嗚呼穀則同室死則同穴是犬也足以愧今之談戀愛者矣

義犬二則

禽獸之中惟犬最義古書所載殉主守尸等事已屬筆難盡述乃有至五犬繫繩相隨同殉者則固自古所未聞者也上海邑

署之內向有五犬。歷任宰官皆給其飲食，無或缺乏。而犬亦馴謹甚。類皆安而泰之。且以畜故，不責其素餐也。咸豐癸丑之秋，閩廣會匪，作亂陷邑城。署縣令袁君死之。邑民殮其尸，殯於署署空無人。五犬環伏柩旁，不知父老奉麥飯奠哀者，以祭餘與之。五犬爭相食焉。袁屢顯靈異，夜輒聞傳呼升堂聲，匪惡之，燬署廊樞露處。五犬仍環守之。已而居民盡竄，無復祭之。都五犬遂相繼餓死。事定後，袁死難事聞，詔建專祠。春秋特祀，祠壁圖五犬形，益邑人不忍沒其就義之意。故畫諸壁，所以詔未茲也。清鼎革祠祀廢，五大亦不饗矣。

光緒初，暮冬之日，閩商某甲自南昌歸，携黃犬相伴。時南昌興

臨川接壤。屬土匪蜂起。旅客多被劫。甲囊頗饑。乃改扮鄉民歸市。狀既逾匪穴。就一亭憩息。以心受虛驚。神志昏亂。匆匆起行之際。遺棄錢囊。犬嗥嗥在其後。狀異平日。招以手。犬噬其衣。衣破。甲大怒。以煙筒擊之。且詈且行。良久。犬不至。甲不介意。晚宿李渡鎮飯店。翌晨。持償值行。始悟錢囊已失。因思犬不至。必有故。則就熟路往尋之。比至昨憩息處。見犬卧於地口流鮮血。為之惻然。撫摸其首。大奮翻其身。扒出錢囊。竟為氣絕。甲乃感悔。無已。葬犬於汝河之濱。就其墓旁建一小龕。額曰黃狗廟。今尚在。

吉林犬

吉林古稱使犬使鹿之邦所使之鹿蹄似牛首似馬身似驢角則鹿殆古之所謂麈土人則呼之為四不像性最馴又善走負重致遠日可三百里惟使鹿部是種人在黑龍江及俄界者為多吉林境所餘無幾矣所謂使犬部者其犬皆肥沃每於江上結冰時用丈餘之扒犁以數犬駕之滑冰而走捷逾駿驥頭狗價最昂俄人購者往往一犬直數百金躋去教練能使駕輶便郵車也依蘭以東所居之黑斤人每家必畜犬多或數十頭漢人遷墾至此亦從而效之其犬種亦最佳巨者如驢能追及豺狼噉殺之狐兔聞其聲即遠遁白晝閉於柵不敢縱恐傷及生客客至必遙呼主人前引而後入夜間始放之登屋而嗥焉凡

游牧之戶早放牛羊羣必携二犬一前導探道路一殿後牲畜所至二犬登山瞭望無停趾遇行道者輒狂吠使主人有所備歸即卧於牲畜旁此種犬不特可備駕乘亦為游牧不可少之物故其地風俗以養犬為貴也犬既羸老則宰食而衣其皮毛之長者可三寸餘厚暖勝狼皮為皮毛品之美者

貓睛

埤雅載正午貓睛如一線旦暮則睛圓此確論也然貓睛以日光大小而舒縮有時天陰昏黑則正午貓睛亦大開以收光夜中月光太亮或火光太盛其睛亦必稍縮以避光夜中如不捕罷則不用目視其睛亦有時縮而不舒故俗有子午卯酉如一

線。辰戌丑未如棗核之語。因貓睛之舒縮。有時因光暗而變更。且俗人不詳細觀察。又誰肯終夜不眠。而觀貓睛之舒縮者。故作此模糊語也。

麝

麝似鹿無角。又小於鹿。關東人呼為麈。有麝之山必生異香。獵人辨之甚易。大抵深山叢林。有三種香氣。毒瘴一也。草藥二也。麝香三也。寒瘴不香。熱瘴微香。毒瘴最香。瘴愈毒。香愈烈。惟其香帶塵土氣。野花藥草。其香氤氳而有味。聞之精神軒爽。若麝香之氣。遠聞之。香烈而帶腥。忽隱忽現。麝穴愈近。而其香愈不可聞。循其腥而尋之。百不失一。麝膽最穢。常流血液。天日晴時。

必仰卧而暴其臍。臍眼凸出大者如鉢。腥臭異常。蚊蠅蠭蚋飛集蝕之。臍眼突然縮入。微蟲碾如薺粉。一日數次。脂漸凝厚。此為草頭麝。藥肆通用之品也。曾吸入蜂蠍蜈蚣毒蟲類者。臍有硃紅點。謂之紅頭麝。其品已高。最貴者曰蛇頭麝。毒蛇呴其臍。麝驚痛而力吸。跳躍狂奔。蛇身伸屈盤結。堅不可脫。須臾截然而逝。蛇首即腐爛於內矣。相傳臍有雙紅珠者。為蛇眼。得此配藥。其香經久不散。醫治毒症。功效無比。麝捷足。遇人追急。自掐其臍使破。知其為焚身之累也。即為人所獲。猶伏地哀鳴而掩其臍。或四蹄緊抱之。其狀可憐。吉林山中。往日捕麝者甚稀。嗣有高麗人入山獵取。其法就叢莽間架長繩。結繩圈套之。土人

效之所獲殊多。捕麝者亦驟衆。獲麝多。俗名麝熟。獲麝少。俗名
麝生。麝熟之年。藥商聞風奔赴。採買輸送。殷盛一時。青海西藏
之麝業。不免冷落矣。

大鼠

寓蘇時鄰家生致一鼠。戲以四足釘木板置諸案頭。越日不見。
更為狸奴所啖。顧絕無血跡。板亦不存。咸異之後。以事糞除內
室。地板甫啟。羣鼠悉竄。一鼠獨蝟縮不能去。迹之四足。仍釘於
板。肥大如兔。齒牙巨如牛馬。乃悟向所得者為其類。竊救奉養
十餘月外。乃爾碩大無朋矣。鄰感其義。脫而縱之。

貂鼠

貂以皮為貴。毛根紫色者曰紫轉上也。根色青者曰青轉次也。又次則毛根灰白為草轉。貂鼠甚小而捕貂法甚為繁重。貂好捕灰鼠。林中松子實時。灰鼠負食。貂必隨至。山民每驗松子茂熟之地。捕貂而兼捕灰鼠焉。捕貂者始用釘碓法。以寒露節為支碓期。稱為推橋板。其碓式左右釘木檣兩排。高五寸。每排八支。中兩支為門檣。下置活木棒。碓槽寬五寸許。上卧丈餘之木檣。檣頭釘一掛鉤。用繩挑起。繩尾繫消息木。再用細棍兩條壓於棒上。曰橋梁。又用薄板兩片交搭橋梁上。曰橋板。貂鼠踏上橋板。棒下墜。消息木脫出。則木檣下壓而貂鼠斃矣。霜降後。灰鼠蕃息。此時捕貂最多。吉林俗謂之打響草。大雪節後即收拾。

碓木。按樹搜之。謂之攢貂。其時森林中多積雪。灰鼠窟樹竅。貂夜出以捕鼠。晝即伏於樹竅內。捕者於雪地。聰明貂迹入而未出者。即以樹枝蔽塞竅口。用木屑燃硫磺薰之。取土和雪。將竅口封閉。貂即悶斃其中。而後以斧伐木。取之出。近時業此者。以舊法拙。多改用網兜。並縱獵犬。較為便捷矣。獲後剝其皮革。以俟客商入山收買。亦有自鬻於市者。每張祇售一金有奇。市商乘而熟之。用貂四五十頭。製一短裘。約直三百金左右。次者亦在百金外。貂腿之價。與全貂無大差。最貴者曰貂耳翻。又稱紫茸。純以貂之兩耳綴合而成。背面綴紗鱗鱗。勻細不知其幾千百頭。而後成此一裘者。耳毛僅長分餘。如機織之海虎絨。而輕

軒肥澤暖逾全貂價亦高於全貂數倍則其工製巨而用材多
也

生物壽命

生物之壽古人未嘗詳記惟龜鶴千齡古今一詞然究為恍惚
之談未為確實今細究之當以鰻壽為最長鰻六百年鯉百五
十年山椒魚五十二年龜三百年蚌四十年鱸百年鳥則燕二
十五年畫眉雖在籠中亦能至二十年鷁二十五年乃至六十
年鶲鵠十年鸚鵡八十年烏鵲六十九年蒼鷺六十年鷹百年
白鳥七十年白頭鷺百八十年海鷗五年雞鴨十年獸則犬十
五年乃至二十年貓二十年兔十二年栗鼠八年鼴鼠六年獅

四十年虎豹五十年熊四十年羊十五年牛三十年乃至四十年駱駝八十年馬四十年乃至六十年象百五十年乃至三百年犀二百年蟲則蟠蛇四百年蚺蛇二百年蜈蚣百年蠍三十年蠅八月蟋蟀九月蚊蟻三月蜜蜂二年蜉蝣一日吾人生於世若善攝生則可二百歲殤亡夭札有居胎即死者而平均計之則僅五十歲也

獸力

世上生物之力以犀熊獅為最大而三者之間又各不同犀之力在觸一擊能貫三尺厚之堅木其前衝之力常三千斤為獸力之最大而熊之力在引裂遇虎豹握而裂之無所敗衄其力

二千斤而周身勻稱無懈可乘惟舉止遲鈍最其所短而他獸
得以因之獵之力在撲巨爪一舒馬首立墜其力千五百斤若
虎豹祇身軀靈捷其力實不逮辱能獵遠甚

三足蟾蜍

蟾蜍古謂之鼴而咸四足迄未見三足者惟世俗刻繪畫往
往見之清劉獻廷廣陽雜記馬子騰高陝西邊西番一路西寧
莊浪等處多三腳蟾蜍其膠可軟五如泥西番取蟾蜍將眉割
開其酥皆成塊不待和合曬晾然則三足蟾蜍竟非稀世之物
咸豐十一年三月吾鄉觀海衛農民於海濱掩得三足蟾蜍一
頭頭小而身短背有金色紋其足前二後一偏身皆紫養鉢

孟中日給飯粒少許。次晨視之盡食矣。其矢黑色無穢臭。某紳聞之欲豪奪之。農恐貲禍。仍放諸海瀨。聞諸老農云。此物於海瀨時有所見。而捕之甚難。則亦非西寧莊浪等處特產也。又康熙中夜飛山下。一名蜀山。掘地亦得一三足蟾蜍。色人顏學謙賦。臨江仙一闋。云生就三分鼎足。書成八字丹篇。崢嶸頭角壽千年。世人吞不得。劉海戲相牽。雲裏姮娥作駕。月中玉兔同眠。老蟾不是地行仙。一時輕脫手。直上九重天。

蚺蛇

南史。虞愿為晉安太守。郡舊出蚺蛇膽。可為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明楊椒山因効嚴嵩廷杖。或饋蚺蛇。

臘板山郤之曰椒山自有臘何用蚺蛇為見明史蓋以蚺蛇臘

能已痛也

晉中興書頗含嫂病因須蚺蛇臘不能得舍憂歎累

日忽一童子持青囊授舍乃蛇臘也其說近誕恐不足信然亦

足見晉人已知以蚺蛇臘為藥物矣蚺蛇大者達十餘丈圍八

九尺為蛇中之最大者故又名王蛇其身體自頭部以下軀幹

及尾不能辨皮色特異外皮半脫數次謂之蛇蛻外皮日久無

生長加故軀幹增大勢必脫去之也自腹以下有後足遺跡

可辨產於熱地嶺南亦有風昔以為貢品如唐書地理志所謂

廣州土貢鼈甲按即玳瑁今日本人猶仍此呼蚺蛇是也常棲

樹上雖無毒齒而筋肉強大能纏繞人畜致死候麋鹿過吸而

吞之至其鎔化即纏束大樹出其頭角乃不復動土人每伺而殺之。其所以能吞人畜者則以此蛇無胸骨而體中筋肉可以盈縮也。金樓子有蛇有吞象其大如何之句或謂指巴蛇或謂指蚺蛇也。埤雅蚺蛇尾圓無鱗身有斑紋故如暗錦繡似鼉行地常俯其首。膽隨日轉上旬在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蚺蛇肉俗謂食之辟蠱毒其牙長六七寸土人云利遠行辟不祥每枚直牛數頭其說亦見於括地志然自以膽為最貴唐代敕令桂賀泉廣四州輪次以進段公瑞亦云廣州南海縣每年端午日常取其膽供進蛇則諸郡采送錄事親出參看之鄭重如此實則由其中具一特種水液利去風濕止痛諸癥其皮性堅韌可

輓動今潮州亦有為之者其聲絕類象皮鼓。蓋蚺蛇一體無一
非貴重有用之物故嵇康養生論云蚺蛇珍於越土而南裔異
物志亦云蚺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翠其文錦章食豕吞鹿
腹成養創賓享嘉食是豆是觴皆美之也惟其涎沫獨能姜陰
效亦阜春南州異物志蚺蛇其肉無毒土人食之其脂與涎沫
着男陰即消縮不舉嘗聞有軍士若干涉一水皆病陰囊蓋此
水乃蚺蛇出沒處有涎沫在其中故也鹿脂亦然使慾盛者遇
之可免一切制慾工夫矣捕蛇法亦有足述水經注交趾金谿
究山有大蛇名曰蚺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常在樹上伺鹿獸過
輒低頭繞之有噴濡濕訖便食頭角三日皆鑽皮出山夷始見

蛇不動時以竹籤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為珍異一說以婦人
衣投之則蟠而不起走便可得也嶺南雜記蚺蛇大者能吞鹿
食人性極淫取婦人蔽袴擲地以首戴之俯仰頓撼甚樂捕之
者度其出入之地先釘羅檣數行狹僅容其身壯士持櫓攬棍
伏其中出一人於外揚婦人裙袴招之蛇即昂首高五六尺來
追人進入羅檣蛇身既巨到狹處曲折轉身不便人持棍擊之
且擊且退數人迭出視其首俯地則無懼矣每擊一下則皮肉
皆縮有一泡死而血凝即護身膽也其力大減多以亂生致者
生致者直千金桂海虞衡志蚺蛇大者如柱常出逐鹿食之寨
兵善捕之數輩滿頭插花趨近蛇蛇喜花必注視漸近俯其首

大呼紅娘子。蛇益俯其首不動。壯士大刀斷其首。衆悉奔散。遠
伺之。有噴蛇奮迅騰挪道旁小木盡拔力竭乃斃。一村飽其肉。
其法甚奇。嶺外代答。蚺蛇能食麇鹿。人見麇鹿驚逸。必知其為。
蛇相率赴之。環而謳歌。呼之曰。妖也。謂妙也。蛇聞歌即俯首羣。
乃捕之。所述與上小異。然石湖所志。率經親歷。必非無據。又嶺
表錄異。普安州有養蛇户。每年五月五日。即昇蚺蛇入府。祇候
取膽。余曾親見。皆於大籠中。藉以軟草盤屈其上。兩人昇一條。
在地上。即以十數拐子從頭翻其身。不得轉折。即於腹上約其
尺寸。用利刃決之。肝膽突出。即割下其膽。曝乾以備上貢。即合
內肝。以線合其創口。收入籠。或云昇歸於川澤。此尤可異。蚺蛇

任人剖割。乃不一奮騰。竟似死蛇。顧猶曰事係親見。何耶。

飛蛇

南洋奧削尼州產飛蛇。頸生圓翅。張之如扇。斂之則如小兜頸。領其生於前者相連。生於後者分散。上下筋脣能司展闔。人欲捕捉之。即張翅以為禦。具四足。飛行樹上。類松鼠。食魚蟲以生。倦則曲尾坐。昂其首。以前二足支其身。如虎之蹲。性馴善。不噬人。背作烏青色。腹下較白。法蘭西博物院畜之。飼以蟲穀。不食。閱兩旬而死。今皮骨猶存。

臭蛇

南嵇有蛇。名曰臭。臭而腹項下生二足。以護口。方春出入。云見。

之者不祥。仰鳴聲頗哀。俯看乞憐。其臭氣逆風聞十里。觸之輒嘔。三日不止。惟日尋臭物食之。不得食以舌自詬其身之臭氣。即飽。病則自內潰出。臭愈熾。同類希其臭而羣焉。隨之死乃爭食焉。

異蛇

上海老闆一王姓家。一日晨翻出柴薪曬晾。內有一物跳出。高躍丈餘。細視之。狀似蛇。長八寸許。兩端有首。一端如子魚。一端略小如蠍。各有口目。生四足。背黃腹白。有細鱗。即擊之死。彌以甓片。曝日中。性甚烈。逾三日。其足尚掣動。觀者眾多。皆莫知其名。

名。

麟精

蘇州南顯子巷程公祠。即安徽會館為清初韓慕廬先生讀書處。內有假山。山有石洞。幽深莫測。相傳有巨麟盤踞其中。初時園丁常見之。頭大如斗。角長盈尺。兩目圓睜。虛氣如蒸。腥風撲鼻。至今潛藏不出。每當陰雨溟濛。洞中常有呼吸聲。居是園者咸有戒心。不敢過其側。往往迂迴避之。

蛇祐

清末景州署有二蛇似一雌而一雄者。日必向旦自東廊蜿蜒至西廊。二蛇並行。如夫婦携手。意甚親狎。如是者已二年。署中人習見。亦不為異。偶有生客叱之。則雌者護雄者備至。一日清

卷之三十一
晨雄蛇別與一青蛇同行少頃而向日同行之雌蛇疾至二蛇
避入簷中雌蛇復追入困鬪良久而二蛇墮矣少頃雌蛇亦墮
視之二雌而一雄也為蛇猶姦而況於人

蛇耳

凡物以口辨味以鼻觸氣以耳審音此其常也未有以角聽者。
馬陸及蟬蟬以頭上觸角為喙據聽之用似人之有鼻耳耳亦
一奇人言虺蛇無耳不能聽亦不然蛇乃有耳而隱於首中無
耳孔故耳不能聽以舌聽蓋蛇舌以兩線編成根並而端歧為
二端最銳多紫色一有風息乃伸舌湊聽故深山大澤間蛇聞
聲即避以其舌能覺之也

蜥蜴

曩有人携一龍形動物赴京陳諸西郊外農事試驗場好事者亦即以龍呼之不知實乃蜥蜴一種形長約三尺有半頭扁微長約五寸許胸腹合約尺許自後並達尾端約長二尺具四肢足各五趾趾各有爪背有皮質細鱗灰綠色自頸至後足間有黃斑圓紋帶五道足尾亦多黃斑點舌銳而兩歧考諸神農本草石龍子一名蜥蜴則蜥蜴昔亦名龍矣惟蜥蜴乃總名爾雅云蟬螈蜥蜴蜥蜴蝘蜓是也說文以蟬螈為蛇醫古今注亦同陶弘景本草謂形大純黃色者名蛇醫亦名蛇舅陸璣疏云虺蜴一名蟬螈水蜴也皆是言水蜴即蜥蜴之水產者本草綱目

亦謂之水蜥蜴。蝘蜓即守宮。見爾雅及說文。俗稱泉龍。亦名壁虎。是也。農事試驗場之所有。乃蛤蚧歟。楊子方言云。桂林之中。守宮大而能鳴者。謂之蛤蚧。嶺表錄異云。蛤蚧首如蝦蟆。背有細鱗。如蠶子。土黃色。身短尾長。正與此合。又段公璿北戶錄云。蛤蚧首如蟾蜍。背綠色。上有黃斑點。若古錦紋。長尺餘。尾絕短。按此形色俱肖。惟尾短為不類。然蛤蚧之尾最脆。率多自斷者。馬志本草云。蛤蚧生嶺南山谷及城牆大樹間。最惜其尾。見人取之。多自噉斷其尾而去。蘇頌圖經亦云。欲得首尾全者。俟於榕木間。則知北戶錄所紀乃不全者也。物類相感。志謂蛤蚧長二三尺許。則身長亦近似。蜥蜴之族。最善變色。故蜴字古从易。

每隨所處境遇而異。其棲於樹者。每多綠色。農事試驗場所陳
者。色正綠。所謂產嶺南榕木間者。益可信也。諸說皆謂蛤蚧為
守宮之大者。更以方書所主治考之。神農本草云。石龍子主五
癰邪結氣。破石淋下血。利小便水道。近人莫文泉校注謂此經
即指蠍。仲景於龍咬病云。吐出如蜥蜴可證。又開寶本草云。
蛤蚧主治久咳肺勞。傳尸殺鬼物邪氣。下淋澁通水道。正與此
經合。則石龍子即守宮。蛤蚧即守宮之屬明矣。方言云。俗謂蛤
蚧則古當名蜥蜴矣。故可斷為蜥蜴一種。即蛤蚧是也。古稱龍
能致雨。山海經大荒東經云。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又董
仲舒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王充論衡亂龍篇。且以為有效。

驗十五。有義四而古亦有蜥蜴祈雨法。羣書考索

亦見宋史禮

志。宋熙寧十年四月。中書門下言。御前降到蜥蜴祈雨法。其法。

捕蜥蜴十數枚。置之甕中。瀆之以雜木。與選童男數十人。衣青

衣。宋史作二十八人。青塗面及手足。仍持柳枝沾水散灑。且咒。

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今滂沱。汝兮歸去。

宋史作放汝歸去。

則昔視蜥蜴為龍之族亦明矣。惟蜥蜴乃龍之小者。故古稱石龍。言石者。小之之意。今稱蟹之小者曰石蟹。亦其例也。

蛤蟆

蛤蟆偏體斑點。光滑如脂。滿洲語謂之蛤什蟆。凡長白山系之谿谷中。所在皆產。尾無竅。初不辨其雌雄。每山中新雨後。蛤蟆

常雙雙黏合不解。驗其腹生涎沫者為雄，飲而不食無排泄器。
寒霜既降，則膨脹死。蠕蠕徧地，山民俯拾即是。剖之，滿諸黑粉
如炭屑。惟腹中有肥膏白膩，具脂肪節。以水浸之，融軟如濕絮。
烹食味腴美。人常服之，以當補劑。蓋有人參之山，必產蛤蠣。此
物飲參水而生，故質味特異。今南省南貨肆中亦售此品。狀似
乾癟之蠍，而訛呼之曰哈士蟆。謔席中常見之。價則甚昂。

江瑤柱

江瑤柱即江珧，或呼之曰干貝。蚌屬，美稱之竟曰玉珧。殼長而
薄，面有鱗，壳內黑色，有閉器。以足根之細絲附着近海之泥
沙中，肉不中食。而前後兩柱以美味著，稱吾浙東一品。原本產

卷三十一
此近為日本貨占。浙產竟爾銷沈。俗人不知皆謂江瑞柱是一種蛇肉。何不察之甚。

蚶

浙東漁業甚盛。等而下之。如蚶。螺。牡蠣。三物。運銷遐邇。羣快朵頤。歲亦不少。螺有螺塢。牡蠣有蠣簾。蚶有蚶田。皆劃一區處。種之養之。而蚶為尤異。凡養蚶。預劃海濱泥塗。若置格。春夏之交。風日晴明時。就泥塗中。以器作小穴無數。而以蚶殼所碾之細屑。入穴中。爪土微閉穴口。自是一任海潮去來。經久之。穴中即有小蚶。至秋深而收之。若收未熟。蚶多之年。漁者獲大株。謂之甘熟。否則謂之蚶荒。

巨蟻

吳中富郎中卷褚某建廈於城外之楓橋。挖者鋤泥時忽得一
大穴。內深黑。不識何物居之。坊者恐未敢再鋤。以水灌之。良久。
一巨蟻自穴中出。長約三寸五六分。觸角甚堅。如細鐵絲。一時
爭以鐵器亂擊。立成齧粉。

蟻會議

蟲類中以蜂及蟻最有組織。蟻有女主蟻、雄蟻、職蟻三種。各有
職守。絕不紊亂。日本某理學博士曾在西京附近之嵐山山麓。
見山蟻開會。一大蟻居中。距大蟻寸餘處。蟻繞之成數圓周。排
列井然。首各向王。若拱北然。最外一排之蟻首向外。若警衛。

然又有無數兵蟻自相距三尺餘之石穴中來。紛紛不絕。某博士即以快鏡攝一景。更觀其究竟。未幾。圓周外一蟻入近王身。以觸角向王稍接。而排列之蟻均散。王殿其後。逶迤曲折。循草中前行。殆拔隊與另一蟻羣往鬪矣。博士特撰一文。并以所攝之照片一同刊布。名曰蟻會議。予曾見之。

壺蜂

蘇常人呼蜂為胡蜂。揚子方言。其大而蜜者謂之壺。是胡當作壺。

大蟻

西藏有大蟻。形與內地撲燈蟻相似。體長五寸許。展兩翅圓徑。

尺專集犀牛腹下吮吸其血

人面蛾

丙辰夏於蘆江培德堂納涼。倏有大蛾撲窗入。臣於枕以扇逐擊。翩翩不中。時握書左手。蛾適至前。隨以卷帙揮之。應手墜。乃捉而置諸籠。飛撲不定。未及謁視。遲明起觀。則伏貼不動。細驗其背。有人面形。鬚眉畢具。餘皆黑色。亦備肖衣冠之狀。端倪其容。慘戚可怖。擬縱之。則伏不能飛。入夜始鼓翼去矣。昔見有關帝蟹。大纔如錢殼。肖關帝之容。逼有生氣。天地間生物殊多不可解者也。

人蟲

澧溪胡氏多杜鵑。夏日去花蕊得人蟲數枚。大於蠶眉目口鼻。具有位置。聚觀者數十人。越旬日化蝶去。

火蟲

舊說火中生蟲。未之見。而蟲有火則見之。乙卯旅吳。中及家牆門。邱氏呼僮雜庭中草間。有破缶屬僮棄之。缶甫起。見濃煙勃發。如釜啟蓋。驚以為怪。諦視之下。有蟲數枚。狀如楊甲。黃質黑章。望之可畏。悉斃之。而不解出煙之故。後於花砌折花。見根頭有小洞。疑為菊虎穴。隨手撥之。指南探如燶於炭。百沸湯沸。逮其熱也。急縮手而爪已焦黑。遂携鏟下掘。果有物。即前所見。如楊甲之蟲也。捉以示人。都不識。獨一傭知之。曰此撤屁蟲。田中

時有之其物能以屁射人熱如火多生濕地然則濕鬱成火陰
生陽也火中生蟲陽生陰也

醋蠶

醋蠶者狀如偏形螺蟬有旋文理特細膩堅如鐵石置之醋中
則踴跚而行故名醋蠶又遇難產無法可施者令產婦吞三顆
頃之即從兒手握出故又名催生子俗傳此為長生不死之物
故又名曰長生蠶實則此物過酸而動非生物也酉陽雜俎段
成式羣從有言少時嘗毀鳥巢得一黑石大如雀卵圓滑可變
偶置醋器中忽覺石重如徐徐見有四足如繅舉之足亦隨縮此
近神話其實石動則有之因其動而無足乃趁其縮足耳周公

謹雲煙過眼錄長生螺數枚置之醋中則活。陸廷燦南村隨筆
相思子如杏仁大兩片相合藏箋笥中經久不壞若入醋中即
旋轉如魚潑水狀此所謂長生螺相思子者亦是醋蠶夷堅志
載開封宋柱元老家藏一物類初生蠶故曰此長生蠶也其真
在元祐間得於相國寺道人處常置之筐笥往往終歲一發視
亦無他異但其性若喜酸徙之醯中則旋轉而行王晦叔驗而
怪之以為身走四方水陸之產要不盡識亦十得七八看此蠶
者實未嘗聞見也戲為作贊棄蟲介族自託張良類彼醯雞甕
牖彷徨豈不能飲醇而漸甘余鼻觀之或妨問塗微升高之鄰
集百酸於中腸幸陋質之收斂稅駕於不死之鄉時無張茂先

之多識。郭景純之窮搜。沒世無歸。亦可傷哉。按此物生浙東普陀山觀音殿後小池內。而前人以為奇寶。又或以此為螺類之
弇失之遠矣。

金鯽魚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記東坡我識南屏金鯽魚及金鯽池邊不見君二語而不詳魚所自始韻語陽秋曰臨安六和寺有金鯽魚池蘇子美詩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蓋出有其時也自子美後四十年東坡始遊茲寺嘗投餌以待乃略出不食復入東坡謂此魚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宜其壽四十年如此意復遊西湖之詩或作於此時又考岳珂桯史今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

卷之三十一
以金色鯽為上。鯉次之。貴游多鑿石為池。置之檻牖間。以供玩。可知杭州之有金鯽魚。自宋以來。益已稱盛。潛志紀東坡詩句。而其餘均不備載。特取其最著者而已。

大魚

光緒十四年秋。甬江東岸有一大魚。潮退不能去。閣沙上。長八丈。餘望之如邱。見者初不敢近。旬日後。魚漸僵。乃爭割其肉。凡得三千餘斤。腹中金釧金約指銅衣鉤紅綾女鞋等。總數百件。知是魚。食人無算矣。其肉不中食。以熬油。其骨置江濱。皚皚如屋。年餘為人析去。作器物。

鰻種

凡物皆有種。惟鰻無種。都生於諸魚鰨中。以故形同而色味不一。生黑魚者純黑。生鯈魚者純青。味亦如之。有鱠鱠所生者。色花而味亦劣。最為下品。此說初非見之於書。目騐而信。嘗得大鰻。見鰨中赤點似豆。以為毒。將棄之。為漁人某所見。曰。是將生鰻。非毒也。不信。貯水於缸而畜之。越數日。痴落。不見其他。私謂其言之謬。後汲水灌花。見缸底有物蠕蠕動。數之。得五六條。小如水蛆。乃悟諸魚剖腹有子。惟鰻從未見之。蓋此故也。

食鰐

漢陽王某駕木筏至蘇。自云以錢八百於中途購鰐四十餘斤。貯以巨桶。當日殺食數尾。是夜三更。忽聞柵外沸騰。驚出視之。

見桶中羣鱉直監頭出水面七寸許聲似鬼鳴諸人以火來燭聲更巨衆駭傾之汎王自是戒食鱉

龜腦

曩見一人每餐必食龜烹龜如烹鰐而割龜腦若干另以豬油拌和蒸而食之云可輕身長壽予未敢信後讀列仙傳桂父色黑而時白時黃時赤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丸用十斤桂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丸又神仙傳琴高乘鯉於碣中桂父改色以龜腦然則是人服食原有所本惟仙傳未言輕身長壽而言改色且服食之方亦自大異也

神螺

苗州江濱有神螺二。每陰雨之朝必出。大如栲栳。江行者往往見之。天旱則螺必吐光。光如匹練。凡見光者是日必得酒食。此螺光緒初尚在。後忽無有矣。

梵天盧叢錄三十七

夏曆乙丑七月三十日脫稿